

第一章 脫胎換骨的媳婦兒

「大郎，你說你這個媳婦有什麼用？嫁進來好幾個月，成天把自己關在房裡什麼事都不做，架子擺得老高，連話都沒和人說過幾句，這也就算了。現在不過掉河裡吃了幾口水，大夫也說她醒來就沒事了，卻硬是把你拖在了家中。這哪裡是娶媳婦？我衛家是請了尊菩薩回來吧！」

「娘，妳小聲些，棠兒大病初癒，需要休息。」

「休息？她都休息一個月也夠了吧？你還要不要上學了？再拖下去，萬一縣學不讓你回去了怎麼辦？」

「我請了假的。」

「就算請假也不能一次請那麼久！平時旬休你都不會回來的，我知道你是為了媳婦才緊趕慢趕，可是下個月就是縣學的田休，你是打算這幾個月都不回縣學了？你的課業怎麼辦？房裡那女人若是自己覺得見不得人，平時要躲在房裡我也認了，反正有她爹供著，不花老娘的銀子我閉嘴。但她裝病拖著你就是不行！要知道你明年就要鄉試了……」

「娘，和縣學請假是我自己的主張，與棠兒無關。至於鄉試我有把握，總不會落下這幾月就跟不上了。若在妻子蒙難之時，我還自願自的上學去，那縣學裡的夫子才要質疑我的人格……」

屋外吵吵鬧鬧，將屋裡睡得昏昏沉沉的江語棠驚醒。

她猛地由床上彈起，眨了眨迷濛的大眼——抬頭只見土牆破窗茅草頂，低頭則是木床薄被黃土地，她果然還是在這窮鄉僻壤的古代，這一個月她所經歷的，並不是夢！

外頭對話的是一對母子，也就是她名義上的丈夫衛澈，及婆婆衛母。

衛母是個大嗓門，性格潑辣直率，雖然沒當面罵過江語棠，但對她的怨言與不喜也不會藏著掖著，說給別人聽的同時自然不會收斂嗓門，也等於是說給江語棠聽了。

至於衛澈，是個去年才考上秀才的讀書人，雖是江語棠名正言順的丈夫，兩人卻連絲毫肌膚之親都沒有，她都不知道該慶幸自己的清白還是同情他的清白。

是了，她並不是這時代的人……應該說，這具身體的原主江語棠，早在一個月前落水時往生了，卻被她這個來自現代同名同姓的靈魂取代。這一個月養傷期間，她渾渾噩噩，好不容易接受了自己穿越至古代的事實，也漸漸了解自己在這破房子裡究竟是什麼處境。

事情要從去年衛澈赴長治縣院試時說起——當時衛澈正要赴考，路上無意間瞥見江家馬車上外貌堪比西子、氣質玉潔冰清的江語棠，當即一見鍾情，向旁人問清了車內何人，心中遂發下豪願，若此次高中秀才便央父母向其求親。

而後他成功通過院試，得了案首，意氣風發的回鄉，由於廩生有廩米及俸銀，扣掉家給再加上平時抄書代筆等積攢，存了一年後，他方請父母提親。

寒門高攀，他原本抱著屢敗屢戰的心情去，想不到才去了第一回，江語棠的父親江大成便乾脆的允婚了。

衛澈欣喜若狂的娶得了心儀的女子為妻，十里紅妝熱鬧非凡，然而親手為她揭開蓋頭時，面對的卻是她的冷漠及厭惡，甚至連話都不與他多說，之後鎮日將自己關在房裡，不與衛家任何人有太多接觸。

他這時才體會到落花有意、流水無情，是多麼的難堪與失落。

然而兩人都成親了，他試著與她相處，卻處處碰壁，也只能落寞的回縣學讀書，誰知上回旬休回家，竟在半途見到江語棠落水，他連忙將她救起帶回家養病，這一養就是一個月，終於惹得一直忍受這個富家千金兒媳的衛母，爆發了不滿。換了芯子的江語棠如今回想起來，還真佩服衛澈的不屈不撓。原身對衛澈不屑一顧，他仍舊擱下了最重要的課業陪伴病榻，不離不棄，甚至在衛母面前替她美言，她都不知道那個死去的人兒，究竟何德何能可以嫁給這樣真性情的男子。

「罷了！橫豎都穿越了這一回，我絕不要再過著原本江語棠那種活死人的日子！」握拳替自己打氣，她可是來自現代的千金大小姐，人稱時尚教主，成熟獨立，只不過倒楣因為一場車禍來到這裡，沒道理在這個落後了不知多久的時代活不下去！

振奮了精神，江語棠起身，用一旁衛澈先前替她打來的溫水簡單清洗了一番，接著翻開自己的衣箱，研究了一會兒，選了一件櫻紅色的百褶如意裙，搭配袖口繡上菊紋的月牙色窄袖上衣，因為樣式不繁複，顯得莊重卻不貴重。

江語棠的陪嫁都很貴重，但她可沒忘了這裡只是個小農村，真要綾羅綢緞大紅大紫走出去，估計和集市裡雜耍的猴兒沒什麼兩樣。

接著她坐到了梳妝臺前，這座胡桃木的鏡臺離著富貴大氣的牡丹，銅鏡擦得極亮，是她父親給的嫁妝之一。不可否認，這個江語棠柳眉杏眼，櫻唇瓊鼻，五官無處不精緻，加上被江大成保護得太好，整個人就像個嬌嫩的桃兒，感覺輕掐一下就能滴出水來。

拿著篦子梳理了下茂密烏黑的秀髮，要綰什麼望仙髻、驚鵲髻她是不會的，只能弄了個最簡單的垂髻，綁上了紅絹纏金絲的頭花，倒挺像一回事。

接著是化妝，原身的江語棠今年才十六，正是如花年華，無須抹粉矯飾，所以她只在腮邊及唇上點了些胭脂，替略顯蒼白的容顏增點血色。此外她的眉形極美，彎如新月，也只需眉鑷修去雜毛，一張清麗無雙的俏臉便突顯了出來。

朝著鏡子中的俏麗人兒點了點頭，她是江語棠，就算出門倒個垃圾都要穿禮服的大小姐，即使換個時代，必然也要繼續愛漂亮，打點好自己的外表，邈邈絕不在她的選擇範圍內。

最後，江語棠鼓足勇氣，推開房門，走了出去。

「我不管！反正還有你老娘在這兒，也餓不死她，你明兒個就給我回縣學去……」在前院對著兒子絮叨不休的衛母，看到了屋內出來的人影時，話聲頓了一下，原本還想再罵，卻在看清來人時，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潑辣竟是使不出來。因為那由蓬門華戶中行來的江語棠，嫋嫋娉娉，神色怡然，搭配不俗的裝扮，氣質高雅華貴，彷彿從雞窩中走出了隻孔雀，讓衛母居然難得的一句話卡在喉頭，目瞪口呆。

江語棠亦是愣了一下，她以為院子裡只有衛母與衛澈，想不到衛家全家人都在，她這麼氣勢十足的出場，院裡所有人都被她震住。

在一旁砍柴的衛父柴刀一落，差點沒傷到自己的腳；坐在凳上處理野兔毛皮的少年，該是衛家次子衛逢，險些沒把手上毛皮給撕了；而彎身正在曬蘑菇的少女，如無意外便是衛家么女衛巧，則是猛地站直了身，把剛排好的蘑菇都撞歪了一半。他們都知道江語棠生得俏美，只是鮮少露面，就算出現也是像幽靈一般低頭不語，沒想到當她願意正面視人了，竟是標緻到令人目瞪口呆的程度。

唯獨站在江語棠前方，背對著她的衛澈，因沒有看到她，納悶著全家人的反應為何齊齊像見到鬼似的。他忍不住順著眾人的目光回頭望，瞬間被自己的新婚妻子狠狠驚豔了一把，立即同化到一臉傻樣的那一群人之中。

如果說第一次驚鴻一瞥馬車上的她，是他心目中高潔的白蓮花，那麼今日的她，就是亭亭玉立的一丈紅，搶眼而不浮誇。

江語棠還挺滿意眾人的反應，畢竟她對自己的巧手打扮相當有自信，更遑論這副皮囊生得極好，眾所矚目是理所當然。不過這樣自信滿滿的她，看到衛澈時卻是眼睛一亮，心跳不小心漏了一拍。

原身對衛澈的印象極差，從不正眼視之，因此記憶中的他是模糊的。如今清清楚楚的瞧見，君子謙謙，溫潤如玉，身姿清瘦挺拔，只著一襲洗得褪色的青衫，年紀輕輕卻卓爾不群。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，就是一枚綻放著巨星潛質的小鮮肉，走的還是文青風。

江語棠又在心中為那已逝的靈魂嘆息了一聲——這樣的極品居然寧死也要往外推，這眼得有多瞎啊？

「棠兒？」衛澈忍不住出口叫喚。今天的她特別不一樣，感覺就是……鮮活！像是畫中的美人兒活生生的走出來一般。

然而現在的他，心情卻是有些忐忑的，在他的掩護之下，母親並不知道兩人相敬如賓的事實，還以為私下小倆口感情尚可。萬一江語棠表現出往常對他的不喜，他真不知該用什麼話來安撫母親的怒火。

想不到，他擔心的事並沒有發生，那俏生生的人兒竟是破天荒的對他一笑。

這一笑，傾國傾城。

衛母也回過神來了，對於自己居然也會被美色所迷，顯得有些惱怒，忍不住就把怒氣發洩在其他人身上，當然也包含了江語棠。「還看什麼看？活不用幹了？該幹麼幹麼去，別忤著礙眼！還有妳，終於甘心出門了？妳房裡莫不是藏了萬兩黃金，要這麼日日夜夜看著，什麼孝順公婆友愛弟妹都不顧了……」

瞧衛母雙手叉腰，大有再戰八百回合的態勢，每個人都同情起江語棠來。

這時候衛逢忽然冒出一句，「娘您兔子肉燉好了？怎麼味兒怪怪的？」

衛巧也配合地低叫一聲，「唉呀！莫不是湯汁燒乾了？」

「那怎麼成？」衛母的注意力果然立刻被轉移開了，也顧不得罵人，一扭頭便朝著廚房奔去。

衛逢與衛巧低聲笑了起來，衛澈見狀哭笑不得，朝著弟弟妹妹拱了拱手，「二郎，

小丫，多謝了。」

兩人嘻嘻笑了起來，調侃打趣自家哥哥幾句，又偷偷瞥了貌美如花的嫂子好幾眼，才各自轉頭忙去了，留下衛澈及江語棠兩人留在院中，一向不親密的夫妻倆相對無語，氣氛好不尷尬。

衛澈似乎不知怎麼和她相處，有些無措，江語棠卻突然說道：「你能帶我去村裡逛一逛嗎？」

這還是第一次她對他提出如此完整的要求，不由令他面露驚喜。「好！妳想去哪裡？我都帶妳去。」

「不必走太遠，帶我看看這裡的房子就好，有些事情我想弄清楚……」江語棠神情有些複雜，忍不住由院子望向村裡大片的如畫田園。

她想弄清楚的，是這個江語棠身上最大的祕密。

衛澈也知江語棠嫁來之後深居簡出，對村子不熟悉，索性帶她逛起了北河子村。北河子村大部分村民是務農維生，因此村裡有大片的田地，連綿延伸到看不到的村外去。

衛澈在田邊停下腳步，指著遠處緩緩說道：「靠村西那一片，約有六畝地，便是衛家大宅的田地，因為我們衛家屬外來戶，在北河子村落地生根還不到五十年，所以擁有的田產並不多。至於我們二房從大宅被分出來之後，並未分到田地……」

衛家大宅除去家主衛老太爺和已故的衛老夫人，其實也就生了兩房，長房衛如松及其妻黃氏，兩人有一獨子衛富，今年才十歲，正是人嫌狗厭的年紀。

二房衛如柏，也就是衛澈的父親，幼時燒壞了腦袋，略顯遲鈍，因此衛老夫人很討厭這個兒子，覺得他是自己的恥辱，幸好衛如柏的妻子夠潑辣，才勉強讓他在家裡立足。

兩頭會分家，是當年衛澈五歲時，衛母發現他記憶力好，有讀書的天賦，便要求讓他開蒙入學。但衛家並不富裕，二房三個孩子又都小，需要母親在旁看護，於是自私的大房覺得養他們費錢，便藉機攏掇衛老夫人力壓體弱的衛老太爺，將二房分了出去。

二房是淨身出戶的，衛老夫人和衛如松夫婦當初惡毒的話說盡，所以即使衛家離大宅走路也就是一炷香的時間，兩邊卻不相往來。

說到了難處，衛澈停頓了一下，遂隱去那段不堪的過往，苦笑道：「至少，農忙時我們不需要下地，否則村子裡連媳婦都要到田裡割麥子掰玉蜀黍，妳這樣嬌滴滴的可受不了。」

也不知他是挖苦還是太老實，這樣的話聽起來就像在嫌棄，但江語棠只是眨了眨眼，便接受了嬌滴滴這個評語。

她就是嬌滴滴，能開口就不要動手，她有這個底氣，不行嗎？

接著，他帶她轉了個身，看向村後的大山。「這座小山包看起來不高，但卻連著西面的太岳山脈，裡面都是深山老林，充斥毒蛇猛獸，所以村民會在雨後上山去

附近採些木耳、蕈菇之類的山貨，身手好的會在入春後進山裡打些山雞兔子野味，二郎就常和住在附近的柱子一起上山打獵。」

衛逢今年十六歲，對讀書一點興趣也無，但他身手矯健，體力充沛，和隔壁的趙鐵柱兩人興趣相仿，還一起和鎮上的老鑿師學了些把式，如今衛家除了衛澈的廩銀和衛父替人做工的收入之外，他打的獵物可說是衛家收入的最大宗。

「而我們現在走的路，是村裡唯一一條大路，呈環形串起了各家各戶，中間小路交錯縱橫，最後只剩一條筆直的路直通丹朱鎮，一般村民要置辦些生活用品柴米油鹽，都往鎮子去。若是坐牛車，不到半個時辰就能到，而由丹朱鎮到長治縣，乘騾車則需兩至三個時辰，馬車就更快了，也算是交通便利。若妳有事要出村，可以每日寅時正到劉叔家，會有牛車出去，只要給一文錢就好，妳放心，村裡人都很好，有什麼不懂的，那些叔叔嬸子都會教妳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衛澈的聲音停了一下，像是突然反應過來，有些難堪地對她勉強笑道：「我忘了妳不愛說話，不喜與人交際，我只是想讓妳多了解我們村子，卻是顯得囉唆了……」

原本的江語棠，無非是回以一張冷臉，但如今的江語棠卻很欣賞他說起故鄉這種朝氣蓬勃的樣子。要知道他已經是秀才了，在村子裡也算有地位的人，對自小成長的窮困村落及親友鄰居卻無一絲輕視，話語中很是親近，足見他守住了本心，並沒有得意忘形。

所以，她破天荒地對他嫣然一笑，輕聲道：「這樣很好。」

僅是這麼一笑，就讓衛澈心花怒放，整個人都呆了，全世界像在此刻濃縮成為一個她，滿心滿眼都只有她的美好，再容不下其他。

江語棠因他的傻樣心頭大樂，出口揶揄道：「你要在此處站到傍晚？」

「當然不是。」衛澈回過神來，再一次微惱自己的失常，連忙說道：「我說要帶妳認人，並非虛言。妳性格清冷，無須與旁人深交，只是生活在村子裡，總是要知道鄰里何人。」

說完，他便帶她繼續往前走，直到一個帶院子的土胚房前，停下腳步。

江語棠看了看這家人的房子，與衛家的風格差不多，這村子裡大多是這樣的設計。趁著衛澈不注意，她閉上了右眼，只用左眼看向了屋頂，果然看到屋頂上散出褐色夾雜著綠色的光芒。

再張開雙眼，所有景物恢復正常，江語棠在心中嘆了口氣，果然不是錯覺，自己的這雙眼睛，若只用一隻眼去看的話，真的能看到不同房屋屋頂上，散發出各色光芒的異狀。有的紅，有的褐，有的藍，有的綠，第一次發現時，她著實震驚了很久。

原身的江語棠自幼就被這雙眼的異能嚇得不行，即使江大成對她極其寵愛，長大後她仍益發寡言沉默，抗拒人群，怕被人視為異端，最後變為解不開的心病。在現代人的角度來看，約莫就是自閉症加上社交恐懼症，還是後天的自我封閉。也就是這樣，她抗拒衛家，抗拒衛澈，江大成讓她成親試圖改變她的性格，最終卻造成了江語棠香消玉殞，被現代的這個她趁虛而入。

衛澈並不知她這一瞬間心裡想了這麼多，猶自興沖沖的介紹道：「這裡就是柱子家了，柱子家裡姓趙，平時趙叔和趙孀子對我們家多有照顧，以後妳在村子裡遇到了什麼事，若家裡人顧不上，可以找他們幫忙。」

衛澈在門口與江語棠交談，很快便被屋內的趙家人發現了。柱子第一個衝了出來，大聲的喊了澈哥，跟在其後的是趙叔及趙孀子。

「秀才公，怎麼沒在縣裡給跑回村了？現在可不是你放假的時候。」趙叔是個開朗的中年人，一見到衛澈便呵呵笑著，一掌拍在他背上，看得江語棠膽戰心驚，深怕那單薄的身子骨會被一掌拍飛了去。

不過衛澈倒是比她想像的結實，挨了一掌之後依舊不動如山，只是苦笑地道：「趙叔可別打趣姪兒了，什麼秀才公的聽著彆扭極了，我取了個功名可沒改名兒，繼續叫我阿澈得了。我沒回縣學是因為家中有事，今日想著我媳婦兒過門這麼久，都沒帶來給趙叔趙孀子看過，特地來認認門。」

他將身後的江語棠拉到一旁，向她說道：「這是趙叔和趙孀子，從我們家搬到附近，就一直幫著我們家。趙家大哥現在好像不在，旁邊這個是他們家的柱子，大名叫趙鐵柱，身手可好著，做事又穩重，和我們家二郎是金蘭之交……」

趙孀子聽到這番介紹，呵呵笑起來。「什麼金蘭之交，讀書人說話就是文雅，明明是兩隻皮猴兒天天往山裡竄。阿澈，這是你媳婦兒？唉呀這長得可真標緻啊，跟天上的仙女一樣……」

「是的，趙孀子，這是我媳婦，娘家姓江。」

依理說介紹到這裡，機靈點的新婦都會急忙叫人顯點親熱，但衛澈知她不喜與人親近，對世人習慣的俗禮更是不耐及冷淡，便直接替她解釋：「趙叔、趙孀子、柱子，我媳婦新進門害羞，所以寡言了些，你們可別介意。」

趙家人還沒回應，江語棠倒是朝著他們點頭微笑，出乎衛澈意料的喚道：「趙叔，趙孀子，柱子哥，你們好。」

那聲音脆生生的，帶著少女獨有的嬌柔，令人心生好感，衛澈更是喜不自勝，驚喜地看著她。

江語棠不著痕跡地看著身邊男子的喜悅神情，原本她的笑容只是做面子給他，現在也慢慢真心了起來。

短暫的與他交流，她便知道他是個心細如髮、面面俱到的人，他這樣的性子非常適合當官，走讀書的路算是走對了。不過她卻想不到這樣心思縝密的男人，會被她的一顰一笑影響得屢屢失態，身為女人的虛榮，簡直在此刻被完全滿足了。

「好好好，妳也好。」趙叔沒覺得有什麼不對勁，村子裡哪找得到這樣嬌嫩柔美的女娃兒，他當真打從心裡喜歡。

趙孀子更是上前抓起了江語棠的纖手，拍了拍她的手背。「真是好姑娘，前陣子聽說妳落水，現在身子大好了吧？可別勉強了。」

衛澈看著趙孀子抓著江語棠的手，說不出心裡有點酸溜溜的感覺是什麼。不過比起自己的吃味，他更怕江語棠一個不喜就拍開趙孀子，那可當真失禮了。

不過江語棠並沒有讓他失望，依舊保持著合宜的微笑，柔聲道：「謝謝趙孀子關

心，我已經好多了。」

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」趙嬸子抓著她細滑的小手，這觸感好得令人有些捨不得放開，不過在衛澈炯炯的目光下，她還是哭笑不得的縮回了手。

此時，柱子突然憨厚地笑道：「澈哥，連你家的小丫都沒叫過我哥，這柱子哥聽起來真令人舒服啊！」

孰料趙嬸子聽到這句話，卻是啐了一聲笑罵道：「還當哥呢！你和阿澈媳婦同年，你可是年尾生的，怎麼都不會是哥！」

柱子一聽，一張臉垮了下來。「怎麼這年頭要當個哥這麼難了？」

「當哥沒什麼了不起的，當叔叔才厲害，別忘了你嫂子才剛生了個娃。」衛澈正經八百地道：「像我是家裡最大的，註定是當不了叔了。」

這番打趣的話捧了柱子更捧了趙叔，趙叔哈哈大笑起來，朝他背上又是一掌。「我說你這孩子，說話怎麼這麼中肯呢？」

趙嬸子又罵了一聲，一群人笑了起來，江語棠有些羨慕這樣的氣氛，在現代她生活的圈子，都和些俗稱高大上的人來往，那些虛偽的笑容和應酬從來沒讓她覺得如眼前這般溫馨過。

對於古代的新生活，還有這個男人……瞥了衛澈一眼，她開始有些嚮往了。

之後衛澈又帶著她拜訪了村子裡幾家人，江語棠也對自身異能似乎有點了解了。各家各戶屋頂上的顏色，應是反映著這家人的運勢，只是不知每個顏色代表著什麼。

北河子村大部分村民屋頂都是褐色光，她猜測與家家戶戶都種地可能有關，又如柱子家還間泛綠光，他們家唯一與別人不同的，就是最近生了個孩子……

江語棠亂七八糟的猜想著，看來要弄明每個顏色背後的意義，還得多觀察一些人人家才行。

在她深思的時候，衛澈卻著迷的看著她的側顏，心旌晃動。

他認識的她沉默寡言、冷漠疏離，排斥與任何人往來，更包括他。想不到這趟出門，她卻願意跟著他，聽他說話，也在他安排下乖巧的和每個人打招呼，露出甜美的笑容。她原就美貌，現下笑臉迎人，又是大病初癒，村裡人只當她以前不出門是新媳婦害羞，這回倒是搏得了不少好感及憐愛。

「妳今天……很是不一樣？」他含蓄地試探著。

其實若是聰明，他不該問的，就故作不知讓她這麼一直下去，成為他想像中舉案齊眉那種妻子。但他心裡清楚這是反常，萬一習慣了她的溫順柔和，哪天她突然又變回那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模樣，他會受不了。

江語棠當然清楚他在想什麼，不過他們成親也才沒幾個月，又是聚少離多，對彼此根本不了解，所以她想掩飾自己性格為何大變並不難。

「我是死過一次的人了，所以不想再過以前那種生活。既然你給了我重生的機會，那麼我想好好與你相處試試看。」她說的可是實話，他由河中救起的江語棠已經是有著現代人靈魂的她，說是他給了她重生的機會，確有道理。

「那麼……我問妳，妳先前落水，是意外，還是……自殺？」他今日掛了一天的

笑容，慢慢沉了下來，換上的是凝重。

這個問題，是村子裡前陣子議論紛紛的事，他今天帶她出門還特地一家家拜會鄰居，也是想破除謠言，不想日後村裡的人帶著異樣眼光看她。

如果是前者，那麼兩人還有未來；若是後者，說明她寧死也要逃離他，那麼迎接他的是萬劫不復。

他急需這個答案。

詎料，江語棠的神情卻是有些古怪，柳眉上挑，好半晌才道：「你說的……都不對！」

衛澈與江語棠逛到了村尾處，突然趙家的柱子遠遠地朝他們跑來，邊跑邊嚷著，「澈哥！」

也虧得他體力好，跑這段路並不短，腳步仍快，不帶喘氣地清楚說道：「你快些回家吧！你大伯和大伯母，又從衛家大宅那裡來鬧了！」

衛澈皺眉，「都已經分家了，還有什麼好鬧的？」

「唉，自你考上秀才後，大宅那些人三天一吵五天一鬧的，就想來沾你的好處。是你在縣裡不知道，衛伯母也不想讓你分心所以沒說吧？」柱子也說得很氣憤。

「我立刻回去看看。」說完，衛澈撩起長衫就想跑回家，但想到了身邊的江語棠，腳步又定住。

江語棠見狀，心知他是不好將她丟在這裡，總不會要她一個弱女子跟他跑回去，但要帶著她肯定是個累贅，便識趣地道：「夫君你先回吧，我跟在後面，村子也就這麼一條路，我不會迷路的。」

衛澈聽得一陣感動，他不知妻子為何變得如此體貼，不過他欣喜於這種改變。原本兩人才成親不久，她又為人孤僻，加上他大部分時間在縣學裡，兩人相處並不多，或許他從來不了解她。

「棠兒，那為夫就先行一步，妳無須趕，慢慢回家就好。」說到這裡還是不放心，他轉向了柱子。「柱子，可以麻煩你送棠兒回家嗎？」

柱子一拍胸脯。「沒問題！」

於是衛澈便急匆匆地跑離開，只剩不熟悉的兩人立在原地，氣氛瞬間尷尬起來。柱子不知道怎麼和女性相處，尤其是江語棠這種千金大小姐。末了，他終於擺脫心中掙扎，領著江語棠走了，卻是刻意保持了一點距離，舉止為了故作文雅也顯得彆扭，讓江語棠忍俊不禁。

這是個好孩子啊！

「柱子，」她沉吟了一下，索性由她先破冰。「我初來乍到什麼也不懂，能和我說一下衛家大宅的情況嗎？」

終於有話說不這麼尷尬了，柱子眼睛發亮，頻頻點頭，「當然可以！其實衛家大宅過去鬧的那些事，全村的人都知道。唉，除了衛老太爺，大宅裡其他的真不能算是好人，包括死去的衛老夫人都一樣。偷奸耍滑，蠻不講理，而且為人刻薄，

我聽我娘說，你們當年會分家，是衛伯母想求衛老太爺讓澈哥上學堂讀書。但供一個讀書人花費不小，衛家大伯和大伯母自然不答應，就說動了衛老夫人，將二房分出去。」

江語棠梳理了一下自己的記憶，發現根本沒有柱子說的這些，她不由心中暗罵，原身的江語棠究竟在幹什麼，嫁人三個多月了還沒探清夫家底細，全村都知道的事就她這媳婦不知道，害得她現在束手束腳，還得從裝乖開始。

柱子自是不知她心路歷程，接著說道：「衛家大宅原本只是座小茅房，連我們家住的土胚房都不如，能有這麼大的青磚房，還有那幾畝田地，還是當年衛二伯苦幹實幹，還有衛伯母做些賣吃食雜什的小買賣，賺來的錢蓋的。衛家大伯只會占便宜鑽營，什麼事都不做，他娶的衛大伯母也是個懶的，兩人成天捧著衛老夫人，就將衛二伯使喚得跟狗一樣……啊！這些都是我娘和我說的，我那會兒也還沒出生呢！」

他乾笑一聲，像要取信於她似的，將他娘八卦的性子也給捅了出來。

「衛二伯……他腦子不太好，可是為人實在，被分出去的時候，也不會替自己爭取什麼，還是衛伯母找來里正，和衛家大宅的人吵了一架，情願斷絕關係保證二房不會拖累大宅，才爭取到一袋粗糧，免得被掃地出門馬上斷糧。

「後來衛二伯和衛伯母好不容易撐起了一個家，為了澈哥讀書人的名聲，每年還是給衛家的老人孝養金，就算前幾年衛老夫人過世了，孝養金也沒減少，但他們不滿足，只要能得到好處就來鬧。不說去年澈哥考上秀才時，衛家大宅的人居然還有臉上門來，要將澈哥的名字遷回去大宅，讓他們的田地可以免稅……」

最後，柱子嘆了口氣。「總之大宅的人就是一團亂，澈哥也不算他們養大的，現在有了成就卻要來摘桃子，要換成我有這樣的親人，我也愁啊。」

瞧他人小鬼大的樣子，江語棠就覺得一陣好笑。她在現代的年齡也接近三十歲了，這十幾歲的少年在她看來很可愛，偏偏衛澈不同，且不說他遠超過實際年紀的穩重，就說兩人的關係，也值得她對他另眼相看。

她可以用一個姊姊的角度去看柱子，卻本能的用一個女人的角度去看衛澈。

說著說著，兩人已經回到了衛家附近，抬頭便能看到家門前圍了一群村民指指點點，而那吵吵嚷嚷的聲音也不斷傳入耳中。

「……我說老二這傻頭傻腦的樣子，說是秀才的爹簡直太埋汰了。這可是爹說的，大郎的名字得轉到大宅本家來，過繼給我們，免得讓二房的人丟了秀才的臉。」江語棠看見說這話的，是一個與衛父長得有幾分相似的中年男子，只是衛父給人憨厚的感覺，此人卻是帶著猥瑣，想必就是那衛家大伯衛如松了。

「我們當家的不聰明又怎麼了？至少他勤勞肯幹，總比些好吃懶作的人要好！大郎五歲就和我們一起被你們趕出大宅，現在我們靠自己供他考上秀才，你們就想來分一杯羹？想要大郎過繼，還不是想占他秀才禮遇便宜？我告訴你們，沒門！」衛母手扞著腰，明嘲暗諷，氣勢絲毫不輸人。

「這可是老爺子開的口，老爺子說的話你們不聽了？衛家的事由男人解決，要妳這娘們兒來多嘴？叫老二出來跟我說！」衛如松不依不饒。

「你才說老二傻頭傻腦，現在又指名和他說，不擺明欺負人？」衛母冷笑著，她可不是好欺負的。「咱們把話挑明了吧！當年那大宅的青磚房怎麼蓋起來的，還有那幾畝田怎麼買的，村裡的人都是看在眼裡，我們二房沒有占大宅一點便宜，反而是大宅一再利用我們二房。」

「當年你們讓我們二房分家出戶，也只給了一袋粗糧，之後我們每年給老人家的孝敬也沒有少，我敢說我們大郎沒有欠你們一粒米一滴水！你們現在憑什麼想讓大郎過繼大房？我們可是已經分家了。」

村子裡的人聽到衛母的話，質疑的目光便落在衛如松身上，不由讓他惱羞成怒，氣得臉色忽紅忽白，指著衛母一時不知該怎麼反駁。

他身旁的黃氏按住了他，她面帶微笑，故作好人地勸道：「雖然分家，但大郎還是衛家子孫，大郎要過繼到大房還是可以的。老爺子這麼打算，也是想享享兒孫福，讓大郎孝敬他。要知道大郎以後還要往上考，有個孝順的名聲不挺好？萬一老爺子不高興，告他一個不孝，那對大郎的前途可是有很大影響。」

這是明晃晃的威脅！

衛母臉色大變，這麼多年來，不管日子多苦，不管她多麼討厭大宅那些人，都堅持著給孝養金，就是為了二房的名聲，不想給衛澈帶來麻煩。但現在大宅還有個衛老太爺，萬一老爺子被衛如松夫妻說動了，犯起渾來，堅持說衛澈不孝，還當真會影響衛澈科考，最糟糕的情況說不定連功名都會被剝奪。

此時，衛澈清朗的聲音幽幽響了起來，音量不大，卻清清楚楚，紮紮實實的扎進了衛如松夫婦的心窩子裡——

「是不是對爺爺不孝，自有村民為我衛澈做證，甚至是里正也能證明，我每個月廩米與俸祿，都有送到大宅一份，不是你們可以羅織罪名的。要知本朝律例，告鬥毆婚姻田宅等事，官司不受理者，各減犯人罪二等，罪止杖八十。若你們執意誣告，屆時告不成，先挨板子不說，還要受刑罰。」

衛如松與黃氏對視一眼，兩人皆是面色難看，最後衛如松咬牙道：「要告你不孝的可是老爺子，我怕什麼？你要敢讓老爺子挨板子受刑，那你才真是坐實了不孝的罪名。」

這是詭辯，亦是要賴，可是偏偏這樣的無理取鬧，卻讓衛家二房一點辦法也沒有。本朝注重孝道，一頂不孝的大帽子扣下來，就算沒有真的不孝，也要染上汙點。衛澈正待張口再辯，此時默默回到衛家的江語棠突然步出人群，淡淡地道：「是誰說要告我夫君的？」

衛如松與黃氏一見江語棠的麗色，先是一愣，之後馬上明瞭她是誰。衛如松給了黃氏一記眼神，黃氏立刻誇張地道：「唉喲，這不是大郎媳婦嗎？妳放心，大郎過繼給大房後，我們讓妳一併過來，不必擔心二房會貪了妳的嫁妝。」

江語棠因為娘家鉅富、嫁妝豐厚，在衛家的地位是有些特別的，連大宅的人都不敢對她太過分。儘管已經分家，但大房聽說她深居簡出不管事，該是個好拿捏的，眼下正是籠絡的好時機，說不定還能由江家那裡得點意外之財。

不過他們顯然看錯了眼前的江語棠。不說這個江語棠有的是現代人的思維，不會

被隨意愚弄，這衛澈是她的男人，還是她喜歡的類型，怎樣都要護著，哪裡有讓人伸手就想打的道理？

「這位是大伯母吧？你們可知道，我前陣子落了水？」江語棠突然風馬牛不相及地說道。

不說衛如松夫妻，其他聽到這句話的村民們也齊齊一愣，什麼時候戲演到這一段來了？

江語棠要的也不是他們的回答，她踏著小碎步往前，邊走邊道：「其實我不是意外落水的，我是被人推下河的！」

此話一出，衛澈第一個變了臉色，其他村民更是瞪大了眼，不敢相信自已聽到什麼。而衛如松夫妻則是一頭霧水，不知道她提起這茬做什麼。

「推我下水的人，我沒看到他的長相，不過我看到了他穿的鞋子。那腳的大小絕不是個成年人，估摸也就十歲上下。那鞋子髒得很，沾滿了泥沙，最重要的，是左腳鞋子的大拇指處破了個洞，似乎是用紅色的布補過……有了這個特徵，我想不難找到兇手吧？」江語棠雖是語聲軟嫩，卻目光銳利地望著衛如松夫妻。

村民們一陣交頭接耳，連忙回想自家的孩子都穿了什麼鞋，而衛如松夫妻由原本的不明就裡，越聽越是心驚膽跳，到最後冷汗都流了一身。

如果說村子裡穿破鞋的十來歲孩子，那滿村都是，但左拇指地方破了個洞，還用紅色的布補了，那就只有一個——衛如松今年十歲的獨子，衛富。

江語棠如何知道推她下水的人就是衛富？其實原身在成親那時看過衛富的模樣，被推下水在水中掙扎時也看到了岸邊逃走的衛富，所以她一直知道是誰害了她。

如今的江語棠擁有原身所有的記憶，沒有把兇手挑明了，也是刻意留一手。她雖不太懂古代的法律，卻知道要考功名的人，家中血緣近的親屬都不能有犯罪紀錄，所以她說出這番話，恐嚇意味居多。

她給了衛澈一記眼神，故意問道：「夫君，這十歲的孩童故意殺人，律法是怎麼判的？」

衛澈不假思索地回道：「依本朝律例，滿十歲以上孩童，犯故意鬥毆殺人之罪，處絞監候，且不得以銀錢贖之。」

「絞監候啊……」是什麼玩意兒啊？江語棠面不改色，冷笑著走到了衛如松夫妻面前停步，低聲說道：「聽到沒有？你們敢告不孝，我就敢告殺人！反正我爹有錢，還認識縣太爺，看誰玩得過誰！」

父親江大成認不認識縣太爺江語棠不知道，但很有錢是真的，她這番恐嚇兼糊弄的話一出，衛如松與黃氏臉都白了，連連退了好幾步，離江語棠遠遠的。

「我們不告了，不告了！」說完，兩人連滾帶爬的跑了，村民們看得一頭霧水，對於狼狽的兩人議論紛紛。

只有面色凝重的衛澈移了一步來到江語棠身前，朝她長身一揖。

「為夫謝娘子搭救。」剛才她低聲威脅大房那句話，他在旁邊聽得清清楚楚。

衛澈禮數做得可足，卻惹來江語棠嬌俏地一笑。「我只是要向你證明……你真的

弄錯了嘛！」

第二章 進城尋點子

請走了鬧哄哄的村民，衛家一家六口呆站在家門口，都有種歷劫歸來的感慨。

「好了好了，時間也晚了！這飯還沒吃呢，都杵在這裡做什麼？全都幹活去！」

衛母沒好氣地將所有人趕回屋內，卻是目光奇異地瞥了沉默的江語棠一眼。

一回屋子，衛父又回到老位子開始編竹篾，衛巧趕忙去煮晚膳，衛逢見母親臉色不好，也聰明地溜到廚房幫妹妹生火打下手。而江語棠見衛母及衛澈都用奇怪的眼神看她，頓覺頭皮發麻，也默默的跟在衛逢後頭，去看衛巧煮菜了。

待人都走光了，衛母才語重心長地道：「大郎，你這媳婦兒今天不得了，落了水後怎麼反而開竅了？」

「根據她的說法是，都死過一遍了，所以不想再過以前那種生活。」衛澈若有所思地說道。

「要不是她今天開了口，我還以為她是啞巴呢。」衛母當然不是真這麼想，只是說到她的事，就忍不住譏諷。「不過她那身氣勢還挺唬人的，把你大伯唬得一愣一愣的。」

「那是因為她有底氣……」衛澈停頓了一下，索性講明了。「推她下水的人，如果我沒猜錯，就是大房的衛富。」

「什麼？」衛母立刻橫眉豎目起來。「衛富敢推你媳婦兒，那混小子是活膩了？看老娘非好好教訓他不可！」

雖說衛母不喜歡江語棠，但到底人是好進來了，也算是家裡的人，護短的她可無法忍受家人被欺負。

瞧衛母抄起扁擔一副準備出門打架的模樣，衛澈連忙攔住她。「娘別衝動，棠兒今天不把話講明了，就是想留點餘地。」

「還給老家那些人留什麼餘地？本想著他們只是貪，現在都要殺人了！到底要把我們逼到什麼地步？」衛母氣得一把將扁擔丟在地上。

衛澈平靜地說道：「是孩兒不好，因為參加科考必須身家清白，三代五服內不許有人犯罪，我想棠兒是考慮到這個，所以將委屈吞了下去。」

衛母聞言怔然，「還有這種事？那你媳婦兒她不就白白被……」

「她變了，娘。」衛澈神情很是複雜，如同他的心緒，對她有著憐惜，有著慚愧，更多的卻是不斷膨脹的喜愛。「既然她願意改變，我們也不該用過去的眼光看她。今日到村裡去，她認了好些人，趙叔里正他們也都誇了她乖巧呢！」

「是這樣嗎……」衛母終也是壓抑下了心頭的不快，目光難解地往江語棠消失的方向望去。

不多時，屋內傳來衛巧叫喚的聲音，衛母與衛澈也停下了交談，過去拉起一心忙著編竹篾的衛父，一起進屋裡用膳。

當大伙兒在正廳擺的餐桌旁坐定，江語棠也慢悠悠的由內室踱了出來，在衛澈身旁落坐。不過她這麼一坐，卻引來所有人的側目，屋子裡有瞬間的靜謐。

她自然知道這是什麼原因，因為原本的江語棠根本不出房間的，用膳都是自個兒

在房裡吃。不過既然決心改變，她索性裝傻，眨了眨水靈靈的杏眼，故作不解地與眾人面面相覷。

最後還是衛母輕咳了一聲，語氣平靜說道：「用膳吧！」

兒子剛剛才說了媳婦的改變，基於家庭和諧，衛母不反對給江語棠一個機會，尤其她方才還站出來替兒子趕走了大宅那些討厭鬼。

衛家二房並不富裕，甚至可說是貧窮，但在衛澈考上秀才後有了俸祿，他本身也會做些抄寫代筆的工作，而衛逢能上山打獵，衛巧女紅也不錯，做的荷包繡的帕子都能往外賣，加上衛父外出做工和衛母的小買賣，所以家境也漸漸好了一些。但即便如此，晚膳的菜也不會太豐盛，也就是炒幾個素菜，頂多在衛逢打獵有收穫時加些葷食，主食也不會是乾飯，通常都是粥或是粗麵餅、饅饅之類的東西。然而今日的菜色顯然不同，一樣是常見的炒白菜，裡頭卻加了木耳和黃色的東西，看起來像是炒蛋，卻炒得酥鬆；另一盤煎豆腐裡頭似乎夾了什麼餡，還用大蔥焗過；醃黃瓜居然被拿來燉了蘑菇；還有這普通的炒豆子，竟也能炒出了肉香味？

除了煮菜的衛巧，其他人都是一臉茫然訝異，像不知道如何下筷。最後是衛澈在桌下用腳輕踢了下衛父，衛父回過神，摸摸頭傻笑一下，首先就動箸夾了一堆的白菜。

家主開動了，其他人也開始動筷。今日的主菜是饅饅，當江語棠伸手想拿時，衛巧突然輕聲叫道：「啊！大嫂真抱歉，因為妳以前不在主屋吃，我忘了拿妳的菜出來……」

她尷尬地縮了縮脖子，起身飛奔而去，再回來時，手上拿了一個竹籃，她直接走到江語棠身邊，將竹籃裡的兩道菜和一碗大米飯擺在她面前。

兩道菜一道是木耳黃瓜炒雞肉，另一道卻是葷菇燉雞湯，加上衛家捨不得吃的大米，菜色顯然比桌上的都要好多了。

江語棠有些無語，她想起來了，這不是她開小灶，而是衛家每天都會特別替她準備一份膳食，必然要有葷和乾飯，因為原身的江語棠不喜歡麵食。這是當初結親時，江大成特別要求的，錢由他出，但不能餓著他寶貝女兒。

以前的江語棠都躲在房裡吃還不顯得奇怪，但現在她獨享的菜色擺上桌，和眾人涇渭分明，那場面就有些尷尬了。

她抬頭看了看衛澈，目光有著求救，她知道他會懂。

衛澈的確懂了，卻只是搖搖頭，安撫道：「妳安心吃吧！沒關係的。」

江語棠可不想要這種特殊待遇，如果滿桌都是無關緊要的人，這份「特餐」她會吃得毫不扭捏，但她想要在古代活得舒坦，就必須試著融入這個新家，搞個人主義可不是什麼好事。

環視眾人一圈，她心中有了主意，決定從最容易突破的點開始。

也不再問，她直接拿起那盤木耳黃瓜炒雞肉，撥了三分之一給不會拒絕的衛父，細聲說道：「爹，這是我孝敬您的。」

接著是衛逢，她直勾勾的瞪著他，來了一句「長嫂賜不可辭！」然後衛逢就只能

眼睜睜的看著自個兒碗裡多了些肉。

剩下的江語棠全給了衛澈，她連說都不想說了，諒他也不敢不接受。

最後，她將雞湯也分成了三碗，衛母、衛巧和她自己，一人一碗。

衛家人愣愣的看著她飛快的將菜分好，連拒絕都來不及，特別是衛澈，望著她的目光流轉，像是隱含著什麼動人的情緒在裡頭。

就見她笑咪咪的，柔聲道：「好了，大家可以開動了。」

衛家人的性子都是實在的，眾人一陣沉默，不知該不該吃，他們沒想在這上頭占江大成的便宜，今天分到了好處，都有種愧不敢當的感覺。

衛澈見狀，又在桌下踢了衛父一腳，想不到這次有反應的是衛逢，他誇張地叫了一聲，賊兮兮地睨著衛澈。「哥你別再踢了，你這準頭真不行，怎麼每回都踢到我，我還得替你再踢一下爹。我吃，我當然吃，我早饞嫂子那一口饞很久了！」他餓鬼纏身似的吃了起來，瞬間化解了場面的尷尬僵持，瞧他那鬼頭鬼腦的模樣，眾人也哭笑不得地吃將起來。

不過吃著吃著，眾人開始覺得不對勁了……

「怎麼我覺得家裡的素菜還比嫂子的肉菜好吃？」衛逢不經大腦地說道。

衛父今天似乎胃口特別好，只是不停地夾著各種菜，口中也不落地說著「好吃、好吃」，他平時用膳可沒這麼大反應。

衛澈和衛母其實也有這種感覺，今日的炒白菜多加了其他的東西，變得特別香甜；煎豆腐裡夾的居然是茄子，卻有吃肉的感覺，用蔥焗過更是香；醃黃瓜燉蘑菇出乎意料的開胃，從來沒想到酸湯喝起來也這麼好喝；至於那炒豆子的肉味，他們怎麼吃都吃不出來是怎麼辦到的。

所有人不由齊齊轉頭看向衛巧。

「那是……」衛巧有些不好意思。「大嫂的肉菜是先做好的，也就是用我平時炒菜的方式，你們才會覺得味道不怎麼樣。後來大伯父和大伯母過來鬧完，我才開始做晚膳的菜。那時大嫂在旁邊看，說我炒菜太寡淡，教了我幾個方法，我想也不多費什麼材料，就按她說的煮，想不到真是好吃呢！」

原來又是她！衛母忍不住對著江語棠咕噥道：「妳倒是有一手。」

這話聽不出是褒是貶，但依衛母對江語棠的成見，諷刺的意味肯定多少有些，但江語棠卻似不覺，笑盈盈地回道：「謝謝娘，我也不過出張嘴而已，沒什麼的。」這回話，差點沒讓衛母給噎著。

難得見到母親吃癩，衛澈忍住笑意，哄著母親喝了口雞湯，有了菜色上的升級，即便多了一個江語棠，晚餐卻是意外和睦。

今日，只是江語棠踏出房間的第一日，卻已然讓衛家的所有人刮目相看。

晚膳開得晚，待眾人吃完後，又整理了下廳裡，已是月上樹梢。

衛母將每個人趕回房裡，免得費她的燈油，入了夜，衛家唯一允許點燈的，就是衛澈的房間。待小倆口回房，油燈大亮，江語棠才開始覺得不自在起來。

夫妻，就是要睡在一起的吧？

成親這幾個月，每回衛澈由縣學回家，就是原身最痛苦的時候，她寧可窩在繡榻上也不與他同床，衛澈也不好強迫她。但現在江語棠的靈魂可是換了一個人，她自然不會委屈自己去睡繡榻，但要和他同床共枕，她仍舊不太習慣。

雖然衛澈長得清俊秀氣，是她最喜歡的類型，但畢竟兩人還不熟，今天還算是第一次交談，才剛認識就要躺在床上交流，江語棠有些難以接受。

想著想著，她不由流了滿身汗，渾身黏膩讓她很想洗個熱水澡。原本想著身在古代她能活得如魚得水，但現在她當真想念自己別墅裡那座按摩浴缸，這裡連要點熱水都得燒火，依她短短時間內對衛母的了解，這樣浪費柴薪，衛母會破口大罵的吧？

一雙會說話的大眼巴巴地望向了衛澈，衛澈原本在整理明日回縣學的行李，恰好將包袱打了結，一抬頭便與她眼光對上。

「對了，我去燒點水讓你洗浴吧！今日走了一天的路，你這麼愛潔的人，應該是受不了的。」他神色自若地道：「我會告訴娘是我要用的，如果她來找你，你也這麼說，全推到我身上就好。」

說完，他當真又步出了房門，讓江語棠一顆芳心小鹿亂撞，不敢相信自己竟被個小鮮肉三言兩語給撩了。

如此體貼又上道的男人，要令人不心動是很難的，以前的江語棠是怎麼拒絕他的，想想都佩服她的定力。

不一會兒，衛澈真的打了熱水回來，衛母倒是沒有來鬧，不知道他是怎麼搞定的。江語棠在浴房裡自己有一個檜木桶，那是她的嫁妝，衛澈將熱水倒入，替她兌好水後，便退出了浴房。

江語棠穿越到古代這麼久，因為臥病在床，也只能擦擦身子，現在終於能痛痛快快的洗了個澡。而原身的江語棠也挺注重享受的，用的不是皂果而是香胰子，一旁還有乾燥的花瓣，難怪她一身肌膚又嫩又白，毫無瑕疵，還泛著淡淡的香氣，且勝在年輕，比現代的江語棠還要細緻三分。

一想到這身嬌軀以後可能要便宜了衛澈，饒是自信獨立的江語棠也不由微紅了臉。

穿好中衣出來後，江語棠回到房裡。衛澈正坐在桌邊讀書，忽然看到她出水芙蓉的模樣，一下子竟是看呆了。

「呆子，看什麼！」她低低喊了一聲。

衛澈回過神來，驚覺自己居然起了慾念，連忙在心中把孔子孟子老子荀子幾位古聖先賢全搬出來清了清心，方有些狼狽地道：「我也去清洗一番。」

看著他簡直是落荒而逃的身影，江語棠掩唇一笑，方才好一陣子的心理掙扎，突然覺得平衡了。

她坐在窗邊絞乾自己長髮，一邊回想這一下午看到的各種屋頂顏色。

想想原身的江語棠一直認為自己眼睛的異能是妖魔鬼怪才會有的，所以自我封閉，怕別人看出她的異狀。可是現代的江語棠卻覺得，這絕對是種了不起的天賦，

若她能成功發掘出來，無疑是她在這兩眼一摸黑的古代中生存的最大倚仗！此時衛澈已經洗好回來，內心已然平靜，看到的就是她這副恬靜美好的模樣。他有些著迷的多看了一眼，多麼希望今日的一切不會是曇花一現，她能一直維持著這種姿態，不要哪天又縮回了她的殼裡，他會難以承受。

不過她一臉的若有所思，讓他忍不住問道：「妳在想什麼？」

「我在想，褐色代表著什麼意思？綠色又是什麼意思？還有最重要的紅色……」江語棠直覺地回道，一回神才發覺自己說得沒頭沒尾，不由羞澀地笑了笑。「就是對各種顏色的象徵有點興趣而已。」

沒想到衛澈卻認真的回答了她的話，讓她驚喜莫名。

「自古我朝就有所謂五方正色之說，也就是東南西北中五方，對應的是木火金水土五德，而這五德，各具青赤白黑黃五色。這五色是天地五德的本體顏色，所以被視為正色，而五色相染，如青黃之綠、赤黑之紫、黃白之褐等，視為間色。正色代表的意義通常是正面的、上等的；而間色便多是負面的、下等的。」

衛澈喝了口水，說起這些雜談也是信手拈來，真不知他究竟讀過多少書。「不過隨著時代演變，人們對間色的看法也慢慢改變，正色也不見得全是好的。如赤黑之紫，可是一品官官服的顏色，而綠色以前被人視為賤色，但事實上綠色是大地植物初始之色，代表著生命，褐色更是與泥土色相同，是代表著農民的顏色，士農工商，農可是排在前兩位的。又如正色的黑代表著黑暗與死亡；青衣代表著奴僕，赤衣更代表著罪犯。」

「那紅色呢？」江語棠對這個顏色非常有興趣。

衛澈微微一笑。「紅色自是喜慶的顏色，妳沒瞧過年過節都是一片紅，以我們北河子村的習俗為例，家裡有人娶妻生子，牆上會貼紅紙，去年我考上秀才，家裡也貼了紅紙的。」

被他這麼一解說，江語棠頓時豁然開朗，因為他說的全中了。

北河子村的大部分人家屋頂都泛褐色，因為大多是農戶，而柱子家有新生兒，便泛著代表生命的綠色，李爺爺腿傷了，所以他家的屋頂光芒摻了點灰黑……

她突然直勾勾地瞅著衛澈，笑得莫測高深，有了他這行動字典，她還糾結去認識各種顏色代表什麼幹麼？不懂問他就好了啊！

小鮮肉加上博學，內外兼具，如何叫人不心動？江語棠發現自己沒這麼排斥與他同床共枕了。

「好，我懂了，沒問題了，可以睡了。」說完，她踢掉了鞋，便先上了床榻，而衛澈雖不解她為什麼會對顏色產生興趣，卻也沒有深究的打算。

他滅了油燈趨前來，原以為他要上床了，想不到他只是替她蓋好了薄被，接著便退開走到了繡榻那裡去。

「你不睡嗎？」江語棠不由納悶，油燈都滅了。

「我知道妳不喜與人同床，這次我睡繡榻吧！」說完，衛澈當真窩了上去，連蓋條被子都沒有，長手長腳的縮在上頭，還真是委屈他了。

江語棠在黑暗裡看不清他，只能看到個影子，但他這般處處替她想，卻讓她睡不

著了。

因為她希望他上床來啊！難道還得她開口邀約，自薦枕蓆？眼下可是入夏了，似乎也不是說相公我好冷的時候，她若是霸王硬上弓，包準把他嚇死。

江語棠這會兒真說不出自己心中是慶幸還是遺憾，這個男人不僅俊秀，體貼，最重要的還具有無窮潛力，她不好好把握怎麼成？

因為，衛家屋頂上的顏色，可不是一般村裡房子的褐色，而是妥妥的大紅色啊！

隔日，江語棠以為自己起了個大早，想不到繡榻上的衛澈已經不見人影。

她飛快的梳洗著裝，穿上了件湖水綠的雲紋緞絲衫，下搭散花水霧羅裙，再試著縮了個螺髻，低調地插上一支蝶形玉簪。她自顧自的在房裡轉了一圈，肩若削成，腰若約素，對於自己在古代的樣貌，她可是滿意得很。

待她出了房門，卻發現屋子沒有人，而桌面上擺滿了清粥小菜，特別是有一碗蛋羹。看到那蛋羹就知道，這一定又是她的特餐，今日衛巧倒是學聰明了，沒有把早膳端到房裡，而是擺到了正廳等她起床吃。

不過這分量真是多了點……才這麼想，衛澈已由屋外走了進來，朝她溫潤一笑。

「棠兒起身了？」

江語棠猜想現在應該才剛過卯時，怎麼已經算是全家最晚起床的嗎？她有些欲哭無淚地道：「夫君，我睡晚了……」

「妳今日算早的。」他安慰她。

「……」雖然聽在她耳中又是另一個重擊。

衛澈哭笑不得地道：「先用早膳吧！我陪妳一起吃。」

江語棠一聽，就知道衛澈是刻意不吃在等著她，或許是怕她一個人吃心中尷尬吧。如此貼心的舉動，終於讓她心頭好過了些，與他並肩坐了下來。

衛澈替她添了碗粥，他似乎很清楚她的胃口大小，分量拿捏得剛好，還送到她面前，簡直茶來伸手飯來張口。江語棠將碗拿在手中又是百感交集，邊吃著粥，邊忍不住偷偷觀察著他。

昨夜晚膳時眾人都，她沒能仔細看，現在才發現他吃東西很快，卻不給人粗魯的感覺，斯文而有規律，看起來倒是賞心悅目。不過看著看著，她才發現兩人雖用著一樣的菜，但那碗蛋羹他卻碰也沒碰。

她在心中暗自嘆息，連問也不問了，直接拿起勺子，撥了大部分蛋羹到他碗中。

「棠兒，這……」衛澈一頓，這是她每日早餐必吃的，怎麼分給他了？

「我不要自己吃，我們一起吃。」她像是有些撒嬌地道。

不消說，衛澈立刻中了招，認為這是她的體貼，滿臉的喜意藏也藏不住，小倆口終於有些像新婚了。

這幕落在了屋外院子裡默默看著的衛母眼中，內心當真五味雜陳。

她對江語棠雖是有些改觀，但還不至於覺得這兒媳婦就是個好的。光她睡到日上三竿就讓自己不喜，不過意想不到的，這兒媳婦居然還會把好吃的分給兒子，

她以前可都是吃獨食的。

衛母在心中輕嘆口氣，終於低頭繼續洗衣服。

屋內的小倆口吃完早膳，衛澈收拾了碗，拿到後頭去刷洗，江語棠有個連家事都替她代勞的夫君，樂得眼兒都眯了起來。

她慢悠悠的起身來到院中，發現衛父正在給水缸挑水，衛逢早就不見人影，衛巧坐在一旁納鞋底，而衛母則是就著衛父打來的水在洗衣服。

一輛騾車，正停在屋外。

柳眉微微一挑，江語棠這才發現，屋子裡大伙兒各忙各的，就連讀書人的衛澈都知道要去洗碗，似乎只有她無所事事，一點產能都沒有。

雖說她嫁妝豐厚，還有個有錢老爹，就算在家廢到死也不會有任何問題，不過這可不是她的性格，尤其她不想白白到古代走一遭，總要做些什麼證明自己的價值。更別說她還有個書生相公，以後要考科考當大官，需要花銀子的地方可多了去。依衛家人的骨氣，是不會要她掏嫁妝貼補他的，但看衛家如今的光景，供衛澈到京城考完大概就是極限，以後官場上需要的銀錢，衛澈不可能拿得出來。

也就是說，他註定當個兩袖清風的清水官員了。

總不能夫君過著窮酸的生活，而她自己吃香喝辣吧？因此江語棠環視著衛家這一群小蜜蜂般勤勞的家人，心中有了些想法。

此時，衛澈已拎著他的包袱出來，今日衛父要用門口那輛借來的騾車帶他回長治縣的縣學，於是他向母親妹妹道別，最後走到江語棠面前。

「棠兒，下次我再回來，應是田假的時候了，屆時會有一個月的長假，我就能好好陪妳了。」衛澈離家到縣學，第一次生出了一絲不捨，而這不捨的源頭，自然是來自她。

江語棠靜靜地看著他，語出驚人道：「我能跟你到縣裡看看嗎？」

「妳要到縣裡？」衛澈以為也聽錯了，她不是不喜歡出門？

一旁的衛母聽到兩人交談，不由眉頭大皺，顧不得洗衣服，站起身來不悅地打岔道：「妳到縣裡做什麼？大郎一不在妳可別就想著作怪！」

衛澈聞言臉色不豫，想替她說些什麼，江語棠卻輕拉了下他的袖口，還能面帶微笑地朝著衛母開口道：「娘，我想到縣裡買點布，替夫君做衣服呢！」

她指著他的小包袱，「我發現夫君的長衫只有兩件，洗到都有些褪色了，所以趁著爹要帶夫君到縣裡，我也想一起坐車去挑布，反正爹也還要回來的，就再一起回來。」

竟然是這種理由，衛母神情立刻緩和了下來，沒了脾氣，揮了揮手道：「要去妳就去，可別在縣裡丟了！」

江語棠就知道衛澈是衛母的死穴，這理由絕對不會有問題，她朝著衛澈一笑，後者忍不住欣喜地執起了她的手。

見她如此聰慧，這麼快就知道怎麼與母親相處，著實令他內心歡喜。他知道買布替他做衣服應該只是個藉口，或許她也與他一樣不捨，所以才打算陪他一程，多掙得一點時間相處總是好的。

若是他知道江語棠只是想藉機到縣裡溜達，不知道會不會玻璃心碎滿地。總之小倆口在家人的目送下，一起上了騾車，衛父則坐在前方車轅上，熟練的驅騾前行。

這一路上，衛澈都沒有放開江語棠的手。

而她，也沒有拒絕。

長治縣多山，縣名取其長治久安之意，東望太行，西枕太岳，是古西燕都城所在，歷史悠久，景色清幽沉凝，民風簡樸和善。

這個地靈人傑的地方，出了不少英雄豪傑、文人雅士，如嘗草興稼的神農氏、銜木填海的精衛、開荒築城的丹朱等等，甚至前兩個朝代都出了長治縣出身的名相。因此長治縣文風興盛，能進縣學的都非泛泛之輩，甚至有人千里迢迢前來附庸風雅，結交士子。

縣學就位在縣衙不遠處，離開市還有段距離，因此衛父的騾車在縣學前先讓衛澈下車，道別之後再帶著江語棠往鬧市裡去。此行他可不只為了當車夫，還得將衛母交代的一些米油鹽醬、生活雜什給買回去。

雖然衛父遲鈍了點，說話也不利索，但買東西這樣的小事還不至於難倒他，因此到了平時買貨的雜貨行，江語棠與衛父約定好見面的時間後，便自己往反方向逛去。

方才行車時一路她都看清楚了，進鬧市前有一整條路賣的都是女性用的飾品衣物和胭脂香胰等物，身為現代時尚女神，對於古代的流行趨勢，總讓她心頭癢癢的想弄個分明。

於是趁這一個時辰的時間，她迅速地逛了幾家店，由於她打扮雖素卻雅，衣料也是不俗，又自帶女神氣場，所以伙計們見到她都十分殷勤地招待，對於她的提問也有問必答。

只是這一路過去，她往往是抱著高昂的興致入店，卻是敗興而出。因為這古代的女性飾品衣物，與她的時尚審美觀著實大異其趣。就說衣服，來來去去就是那幾種樣式，頂多換一下顏色還有繡花的不同；至於首飾，不知是囿於工藝抑或是時人當真沒有創意，大多線條簡單得令人無言，花紋只會重複使用而不會交錯。比如使用菱紋的，就是一菱到底，也不會加點弧線，又或是祥雲，就整片都是祥雲，也不懂加點飛鳥紋或水波紋，而比較昂貴的通常是以物為形的，不是蝶就是花，看久了都膩心。

最後，她也只在布店訂了幾匹細棉布，畢竟她離家到縣上的理由是替衛澈做衣衫，雖說是藉口，但她見他總是那兩件衣服換穿，也是真心想為他做幾件衣服的。回到與衛父約定的地點，衛父早已在原地不知等了多久，就這麼直挺挺的站在陽光下，汗都打濕了衣服也不懂得避陽，這漢子的老實當真令人嘆息。

江語棠馬上轉身，回頭向那涼水鋪的伙計吩咐了聲，馬上有人提著涼茶的茶壺到衛父身旁。原本衛父還不敢收，但那人遠遠的指了指江語棠，衛父立刻笑呵呵地喝

了好幾杯。

「爹，勞您久等了。」待江語棠走近，抬頭看了看日正當中，方對衛父說道：「現在也午時了，我們去買些東西路上吃，順便去把我方才訂的布料和甜點搬上車，再捎點去縣學給夫君，就可以回家了。」

「好。」衛父咧開一口白牙，他一向都是別人說好就好，而且只聽親人的話，他心中已接受江語棠是兒子的媳婦，所以對她也是唯命是從。這亦是衛母放心讓他去縣裡買東西的原因，因為跟他說買五斤米，他絕對不會買成六斤，給他的銅錢永遠是剛剛好，去的也都是熟悉的店鋪，不怕他被人訛了。

在驛車遠離鬧市前，江語棠拿了一串銅錢給衛父，讓他去買幾個肉夾饅充飢，結果他傻兮兮的將那串銅錢花個精光，拿了二十個肉夾饅上車，還遞了一個要給她。

「……」這麼多是準備餵豬嗎？江語棠目瞪口呆，僵硬地朝著衛父搖搖頭。

衛父笑著將手收了回來，一邊駕車便一邊吃起肉夾饅，江語棠這才發現衛父的食量還真不是蓋的，她以為他是不知變通才會買那麼多，現在才知道他壓根是就吃這麼多。

她好像開始知道要怎麼和他溝通了。

驛車途中經過布店，衛父去取了那幾匹細棉布上車，隔壁是糕餅店，他也進去拎了幾盒甜點出來，不過他知道這不是給他的，也就沒有吃，手上幾個食盒全幫江語棠放進了驛車。

她喜孜孜的由衛父手中拿過甜點，迫不及待地取了一塊紅豆糕出來咬了一口。這年代做糕餅可不捨得多放糖，甜味反而沒那麼膩，正合她胃口。

她還多買了幾盒甜點，因為她必須改變衛家對她吃獨食的看法，所以點心除了給衛澈的份，還有家人的。衛母愛不愛吃甜她不知道，不過家裡的小叔和妹妹她挺喜歡的，相信這縣裡來的稀罕甜點應會合他們的意，而且因為見識到衛父的食量，她還臨時追加了好幾盒呢。

來到了縣學門口，那門房認識衛父，問明他們來意後，立刻進去將衛澈給喚了出來。

此時正值午休，出來的不只衛澈，還有他幾個同窗。遠遠的，江語棠在驛車上就聽到他同窗的調侃之語，聽得她哭笑不得。

「聽說明湛的新婚妻子可是歷盡艱辛求娶而得，想必是賢良淑德，天人之姿，明湛你也別藏著掖著了。」

「明湛上次一回家就是一個月，如此夫妻情深亦是少見，足令我們幾個好奇究竟是如何的奇女子，能這般抓住明湛的心啊！」

「每次提到尊夫人，明湛就是支支吾吾，這會兒人都來了，你可得好好替我們介紹介紹。」

明湛是衛澈的表字，江語棠由車窗看出去，便能看到他被一群同窗損得不輕，俊臉都有些泛紅，不過倒沒有顯得扭捏，只是朝那群人拱了拱手，打趣討饒。

原來他在縣學裡是這副模樣啊？江語棠看得津津有味，覺得自己好像又多了解他一點。

這時候一行人已經接近驛車，其中一名同窗方才說道：「行了行了，明湛的夫人還在車裡，你們如此作派豈有文人之風？拿明湛取樂是一回事，論人妻女，總是不好。」

幾名同窗才覺得自己過火了，連忙向衛澈告罪。他們年紀不見得與衛澈相近，大十歲的都有，卻都喜歡與他交往，只因衛澈的學問在他們之中是最好的，秀才排名也是第一，因此對他，他們還是保有敬意的。

這群人平時感情都不錯，衛澈不以為意地笑道：「感激尚瑾替在下解圍，夫人內向，只怕當真禁不得幾位兄臺調侃的。」

他這麼說，也是替自己和江語棠留點餘地，因為他當真不知道江語棠會不會願意見他的同窗。

待他們停步，江語棠也由驛車上下來了。她噙著溫婉的笑，衣著舉止皆是不凡，嬌媚的臉蛋在她巧手裝扮下，更是畫龍點睛地讓美貌更上一層樓。

衛澈的同窗們原只是聽聞江氏長相不俗，其實並未多在意，想不到見到本人，竟是如此清新脫俗、貌似天人，眾人齊齊看呆了，一下都忘了和她見禮。

江語棠落落大方地朝眾人一福，抬起頭面對的卻是一群呆頭鵝，讓她不解地望向了衛澈。

衛澈輕咳了一聲，很能理解這些同窗的感受，因為他第一次見到江語棠時，也是同樣的反應。

同窗們被衛澈這麼一咳，終於回過神來，紛紛不好意思地向她見禮，他們眼神清正，倒沒有褻瀆之意。衛澈一一向她介紹，這位姓張、那位姓李，而方才為衛澈解圍的，名叫喬珩生，尚瑾是他的表字，看得出來他與衛澈的交情又比其他人更進一步。

衛澈這才問起她又折回縣學的原因。

江語棠淺笑道：「勞夫君掛念，因為我與爹要回家了，恰好經過縣上的糕餅鋪，看到幾樣新出的糕餅，想著帶些回去孝敬母親，也順帶替夫君捎來一些。」

說完，她將食盒給了衛澈。衛澈表面冷靜地接過，實則內心澎湃洶湧，他不知幻想過無數次妻子會來縣學探望他，不過以前都覺得是奢望，如今他幻想成真，在接過食盒那一剎那，當真有飄飄欲仙之感。

一旁的同窗們看得羨慕極了，紛紛出言讚美江語棠賢淑。

江語棠聽得眉開眼笑，又道：「我有特地多備一些甜點，食盒內的分量應該夠幾位公子分享了。」

眾人聞言皆是大喜，要知道縣學的伙食可不怎麼樣，只要有親人送食物來，大伙兒都是羨慕嫉妒恨，這次還是街上那家有名糕餅鋪的新品，他們有幸分一杯羹，如何能不開心。

即使衛澈再不捨，江語棠也只是送個東西，無法待得太久，與眾人告辭後便乘著驛車離開了，徒然讓衛澈看著車輪揚起的灰塵，久久不語。

握著食盒的手驀地收緊了，這盒裡的糕點，他知道自己吃不起的，必然是她用自己的嫁妝補貼給他。身為一個男人，豈能總是靠著自己的妻子享受？此刻的衛

澈下定決心，一定要好好的掙出一分榮耀，讓自己成為她可以依靠的人，即使離開了江家，也能衣食無虞，過著她千金大小姐的富足生活。而坐在騾車上正與衛父分食糕點的江語棠可不知道，自己只是因為好吃，卻讓這個朝代在未來，橫空出世了一個名流青史的人物。

騾車回到衛家，已是日落時分，衛父在家門前將江語棠放下，卸下了所有採買的東西，便駕著騾車去歸還了。

江語棠看著衛母和衛巧忙進忙出，還真沒有她能幫上忙的地方，因為她壓根不知道那些買回來的東西要歸置在哪裡。那幾匹棉布也交給了衛巧，因為她女紅好，三兩天幫哥哥做一件衣服出來一點問題也沒有，更何況江語棠可是買了全家人份的布料。

也就是看在這個分上，江語棠杵在那兒看大家忙碌，衛母一句話也沒有說，畢竟拿人手短。

此時衛逢也從山上打獵回來了，不過他這次回家動靜可大，砰的一聲不知把什麼摔在院子，眾人聽到這聲巨響，都急匆匆地出了屋子去看。

看到地上躺著的那隻像鹿的大傢伙，江語棠傻眼了，愣愣地問：「這是什麼？」衛逢笑道：「大嫂，這是麂子啊！難得這回讓我獵到了一隻麂子，還是我獨個兒獵的，等會兒我將牠剝皮後肉割出來，還得分一些給柱子，是他替我搬回來的。」

「行。」衛母欣喜地繞著這隻麂子轉了一圈，驀地皺起眉。「嘖嘖，這麼肥的麂子啊，就是可惜你多射了幾箭，這身皮毛不完整，否則那可值錢了！」

衛逢苦笑，「娘，若不多射那幾箭，也抓不到這隻麂子啊！」

聽著他們母子對話，江語棠突然想到，這麂皮不完整，賣不了大價錢，可是如果做成小飾品呢？

她腦中隨即浮現了現代的手機吊飾、鑰匙圈、小錢包、髮圈、皮夾、皮帶等等皮件飾品，越想眼神越是晶亮起來，竟是脫口而出說道：「這塊皮不要賣，留給我吧？」

所有人都納悶地看向她，衛母更是沉下了臉，那音量隨即拉了起來。「妳說什麼？」

江語棠像是沒聽見衛母的不悅，依舊笑意盈盈地說道：「這皮不是破損了賣不到好價？不若賣給我好了。」

聽到她願意出銀子買，衛母的神情才緩和了些，不過仍是提防地問道：「妳要這麂皮做什麼？」

江語棠坦然說道：「我想做飾品！」

衛巧偏了偏頭，清秀的面容充滿疑惑。「大嫂，我只知麂皮能做鞋面，但這塊麂皮取下後，只怕做一雙都夠嗆，還能做成飾品嗎？」

「就是因為無法大面積使用，所以我才想著做成飾品啊。」江語棠想了想，還是決定有圖有真相，一個轉頭竟折回了屋子裡。

「你們說她在搞什麼鬼？」衛母看著江語棠消失在屋子深處，只覺莫名其妙。

其他人的反應也沒比衛母好多少，尤其衛巧更是疑惑，「這塊麂皮破洞那麼多，做成飾品也得先切得七零八落，會好看嗎？」

母女兩人面面相覷皺眉苦思，最後衛母沉聲道：「算了，她要就給她，也不用她花銀子買了，她幫我們買的那些布料，買下這塊皮子也夠了。」

衛母心中仍是有著一把尺，占些兒媳婦的小便宜無妨，往大了去她就坐立難安。像那些點心她吃得很歡，不過江語棠今日帶回的布料可都是細棉，村子裡還沒幾家穿得起。

說穿了，衛母仍未將江語棠完全視為自家人，否則也不會這麼計較著。不過嚴格說起來，江語棠真正走出房間與眾人相處，也不過就這幾天，要說與衛家人多親近是不可能，有這樣的開始，已經很不錯了。

衛逢就是個心大的，毫不在意地笑道：「頂多就是飾品上缺幾個角，若是做出來好看，還能和人說那是我箭術好呢！」

衛母與衛巧同時投過去一個鄙夷的眼神，前者更是嫌棄地啐了一聲。「你能笑得聰明點嗎？」

衛逢覺得很無辜。「我就長得像爹，笑起來就是這副德行。娘怎不叫爹笑得聰明點？」

衛母舉起手來就要打，衛逢抱著頭在院子裡繞圈子，弄得衛巧撫掌大笑，正在這一陣混亂中，江語棠已由屋子裡出來，手裡拿著一張平時衛澈練字的黃紙，上頭畫了好些圖。

「你們看看這些！」她揚著手中的紙。眾人圍了上去，看到紙上有著好些圖案，光花朵就有各式，明明知道這是鳳仙、那是薔薇，卻從來沒想過可以畫成這樣簡練的圖案。剩下的還有山水人物、小動物等等，什麼貓、狗、牛、羊、豬，甚至是老鼠，都是一眼能明辨，卻又有說不出的可愛逗趣。

她還簡潔地畫了一個用幾片麂皮拼接出來的小盒子，連一針一線都不用縫，令眾人大開眼界，看得目不轉睛。

「把麂皮做成這些圖案，再搭配一些絡子、布帶等，只需一小塊麂皮，就能做成掛飾、劍穗、扇墜、手環、髮飾、頸圈、荷包、收藏盒……用途可大了！甚至還可以幾片拼成一個立體的東西……呃，我的意思是相嵌做出凹凸的效果，就能巧妙閃過皮子上的破洞，多做好幾個飾品出來！」

眾人聽得頻頻點頭，覺得很有道理，尤其是衛母眼睛都發亮了起來。

她可是從十幾年前被衛家大宅分出來後，就開始搗鼓一些小生意，只要能換成錢的，從吃食到生活用品無所不賣，時間一久，眼光也練出來了，就江語棠想的這些麂皮做的新鮮玩意兒，若真能做出來，那可是好大一筆商機！

「妳做這些東西出來是準備……」衛母試探性地問道。

「賣啊！」江語棠笑盈盈地，她前面鋪陳這麼久，就是為了說接下來這句話啊！

「娘，您說咱們家來賣這些小飾品如何？麂皮可不是什麼便宜的材料，一定能賺錢的！」

衛母眼中簡直都要出現星星了，興奮之意溢於言表。如果江語棠說那些飾品她是要自己留著玩，那麼衛母也不會有第二句話，只會在心中覺得可惜。但江語棠現在說的可是讓家裡賣啊！代表她認為這是家裡的生意，收入是要歸公中的，何況這塊麂皮是衛逢獵的，雖說主意是江語棠所出，但她現在是衛家媳婦啊！這生意要做起來，也不算占用了她的嫁妝。

第一次，衛母看江語棠漸漸順眼起來，只覺得這嬌滴滴的媳婦兒大病一場後，似乎上道了許多。

「不過……」江語棠突然又遲疑地開口，這個詞讓所有人都看向了她，一臉擔憂，怕她說出什麼冷水澆頭的話。

「……這些圖案要做出來好看，得要手藝好的皮匠來做才行，我不知道要去哪裡找人，就算找到了，應該也不便宜吧？」

詎料眾人一聽，卻齊齊鬆了口氣，緩和臉色笑了開來，彷彿她說的問題，一點兒也不是問題。

一直靜靜聽著她們交談的衛逢，更是笑得蹲在了地上。「大嫂，妳說的手藝好的皮匠，我們家就有一個啊！」

「誰？」江語棠瞪大了眼。

院子裡站得大馬金刀的衛母，拿著那幾張圖紙的衛巧，還有笑得蹲在地上的衛逢，突然齊齊伸手指向了大門口，異口同聲地道：「妳公爹啊！」

而站在大門外的，便是剛還完騾車回家的衛父，見自己被全部人指著，一臉茫然的露出傻笑，問出了個傻問題——

「有什麼好吃的要給我嗎？」

第三章 賺進第一座銅板山

衛父看了江語棠的草圖後，輕而易舉地做出了那個相嵌而成的麂皮小盒子，而且怕盒子太軟，主動用了兩層麂皮相黏，嵌入鐵線反覆錘打，這可是連她的設計都沒有提到的部分，成品完美得令江語棠嘆為觀止。

她眼中的衛父，立刻由憨厚遲鈍變為魯班再世，如果他腦袋再好一點，堪堪直逼皮匠界的宗師級人物了。

有了這麼個專家做後盾，還有衛母打的包票，江語棠便放手一搏，全心栽進了麂皮小飾品的設計。

這天晚上，衛澈的房間裡亮了一整晚的油燈，而衛母少見的沒有過去拍門罵人，而是聽之任之。

隔日卯時初，衛家的人就都起身了，衛巧去煮早膳，衛母到後院餵雞，衛父劈柴、衛逢挑水，幾人忙和好一陣之後，早膳也完成了。

如今衛巧的早膳可不若以往那樣，清粥加兩個醃菜就打發了，她學會了煮鹹菜粥，搭配蘿蔔乾和油條正是絕配，有時候早上吃烙餅，她還會在裡頭夾些菜料和蛋，做成煎餅果子。

當然，這些都是江語棠教的，雖然她只動了動嘴，但衛巧做出的成果全家人都很滿意。

「娘，早膳做好了，要去叫大嫂出來吃嗎？」衛巧問道。

江語棠已說以後會出來和大家一起用膳，也不必特別準備她的，而江大成前兩日送來的那些肉蛋蔬果等物，直接讓她充了公。衛家的膳食因此更上一層樓，但衛母也不白吃江家的，回送了一些土產的鹹蛋醃菜乾蘑菇什麼的，雖然價值比不上，總是一分心意。

衛母知道衛巧為什麼會這麼問，平時江語棠都是睡到日上三竿的，但昨夜她顯然熬了一夜，現在可能都還沒入睡，所以考慮片刻後，衛母斷然說道：「去叫她吧！讓她稍停一下，也不能一直撐下去。」

衛巧乖乖地到衛澈的房間去叫人了，不一會兒，江語棠推門出來，手裡還拿著好幾張紙。

衛巧以為自己會看到大嫂無精打采、面容憔悴的模樣，想不到江語棠一如往常的豔光照人，頭髮都沒亂一根，衣著整齊，臉上那妝容不知怎麼畫的，看不出一絲熬夜的痕跡。

只是從她的眼神，還是能看出她很疲倦就是了。

江語棠揮了揮手，熬了一夜，連說話的力氣都擠不出來了。她隨著衛巧來到正廳，此時其他人都在桌前坐定了，江語棠也在自己的位置坐下，不過先將手上的紙拿給了衛母。

「那張麂皮，應該能利用得淋漓盡致了。」江語棠有氣無力地說道，那上頭可都是她絞盡腦汁，將未來許多流行且合於時宜的圖案給畫出來。幸好她大學主修的是美術，國畫也有些底子，拿毛筆畫東西還不算太為難她，否則拿著枝筆尖軟趴趴的筆，光這些圖案，不畫個三天三夜哪能完。

衛母看了看，越看心跳越加速，而坐在他身邊的衛父原本只顧著吃，但餘光瞄到那些準備做小飾品的圖稿後，一時也忘了吃，竟是愣愣的就盯著不放。

黃紙上的圖案，比昨日更清楚明瞭，樣式自然也更多，還有清楚標明了什麼圖案可以用在什麼地方、哪些適合搭配絡子或荷包、哪裡要打洞……等等，還有很多複雜拼接的圖，更是讓衛父看直了眼，差點就伸手把圖搶過來看個清楚。

不過在衛母長久積威之下，他自然是不敢，只是整顆頭都伸過去了。

衛母的視線全被衛父的後腦杓擋住，不由啼笑皆非，一把拍下去後，索性把紙全推給了他，然後略帶喜意對著江語棠道：「光這些就要做好幾天了，妳可以休息一下。」

江語棠點點頭，她也真是沒精神了，胡亂地盛了半碗粥喝掉後，便道：「爹，娘，二郎，小丫，我去補個眠，接下來用膳就不用叫我了，我起來自己會找東西吃。」說完，她又像幽靈一般飄離餐桌，朝著房間方向消失。

「行了，等會兒吃完後，咱們就開始做這些東西。」衛母吩咐著，不過聲音顯然小了很多。「等會兒都輕點聲，可別把我媳婦兒給吵醒了。」

衛逢與衛巧聽到這句，都險些沒噏到，但有了衛母要求輕聲，他們連咳都不敢太大力，在衛母的瞪視下，只能摀著嘴無聲地咳著，憋得臉都紅了。

之前還是大郎媳婦，現在已經變成我媳婦兒了，變心都沒這麼快的，頓時衛逢與

衛巧都有種失寵的感覺。

用完膳後，衛母一聲令下，大伙兒有了新工作全來勁了。衛母將自己私藏的絲線全拿了出來打絡子，她女紅沒有衛巧好，但編絡子倒是精巧。衛巧則繡起了荷包，還參考著江語棠給的圖案，務必使麂皮飾品做出來更好看。

衛逢拿起了弓箭，到隔壁去找柱子，準備再獵頭大傢伙回來，只因為衛母說，這門生意若做得好，可以一直做下去，皮子可不能少。

至於衛父，拿著硝製好的麂皮，就著江語棠那幾張黃紙，便開始製作各式各樣的皮件。

衛家就這麼紮紮實實忙了一整天，午膳根本也不會有人去吵江語棠，因為連其他人自己都忘了吃。一直到衛巧和衛母都覺得頭昏眼花了，抬起頭來，才發覺已經差不多申時了。

「哎都這麼晚了，娘，我去蒸些粗麵饅頭！」衛巧嚇了一跳，衛母也連忙去叫衛父停工，倒了杯水給他。這個呆子只要忙起來就沒日沒夜，而且這還是有興趣的事，沒叫他停他都不會停的。

衛巧饅頭都還沒蒸好，衛家又來了不速之客。

前幾天才被江語棠嚇走的衛如松夫婦，竟然又上了門，因為鄉下人家的大門一向都是不關的，衛如松與黃氏就這麼大大方方的走進了院子，看到衛父蹲在一旁，還想打探他在做什麼，一副當自己家的樣子。

衛母眼明手快的用簸箕蓋住衛父方才做好的一些半成品，轉身不客氣地問道：「你們又來做什麼？」

黃氏一點也沒有前兩天才被人罵走的那種羞愧，竟然還能腆著臉笑道：「唉喲，二弟妹，聽說妳家二郎昨天打了隻麂子啊？」

「那又怎麼樣？」衛母並不否認，因為昨天衛逢和柱子兩人扛麂子回家那麼大陣仗，村子裡許多人都看到了，否認並沒有意義。

「麂子那麼大的傢伙，不是怕你們吃不完嗎？」黃氏一雙賊眼在院子裡掃來掃去，像是想將那隻麂子找出來。「爹也好久沒吃頓好的了，他叫我們來跟你們要些肉呢！也不必多，五斤十斤的就好了。」

還五斤十斤呢！衛母簡直都氣笑了，一隻麂子能有個三十斤就不錯了，黃氏一開口就要去三分之一，怎麼不去搶？

衛母直接冷下臉來。「麂子已經賣了，沒剩肉。」

她就不相信依大房將田佃出去的田租，加上他們二房每年的孝養金，老人家會好久沒吃頓好的，肯定他們鬼扯蛋想著討好處來了。

這種事大房屢試不爽，衛母一開始還會看在老人家的分上給點東西敷衍一番，但衛老太爺已經好一陣子沒出現了，聽說是病倒了，老太爺那病大家知道是需要忌口的，怎麼可能一天到晚喊吃肉？何況老太爺只是性子弱了點，也不是那種看別人好就眼紅的人，大房若真要了什麼回去，最後一定都只肥了他們夫妻倆和衛富那小胖子。

「沒有肉了？」一旁衛如松可不高興了，衛母的話一聽就是搪塞。「那賣了麂子

應該也不少錢吧？怎麼不拿些來孝敬一下爹呢？」

衛母冷笑起來。「我們兩邊可是斷絕關係了，你竟有臉來要錢？別忘了我們每年還是給孝養金的，那幾兩銀子最後到了誰口袋，我們不與你計較，就算我們一分錢都沒給，你也沒資格說什麼！」

「放屁！」衛如松氣得髒話都說出來，反正已經撕破臉，他也不怕把自己醜陋的居心表現出來。「總之那隻麂子賣了多少，妳得分一半給爹，否則我就告你們衛澈不孝！」

又是這一招！衛母咬牙切齒。「這又和衛澈什麼關係了？」

「衛澈現在有了功名，他不就代表你們二房嗎？」衛如松總之是胡攪蠻纏，「為了你們衛澈的前程，拿個幾兩銀出來可是很划算。也不多，我就要十兩！」

十兩銀在北河子村這樣的地方，已經能讓一家四口省吃儉用過上一年了！衛母想到了前幾日江語棠將大房逼走的理由，便依樣畫葫蘆道：「我兒媳婦可是說過，你們敢告衛澈不孝，她就告你們衛富殺人！」

原以為衛如松會害怕，想不到他與黃氏一同笑了起來，他們早就防著這一手。「妳去告啊！上回衛澈不是說什麼，沒告成的話還要先挨板子？妳兒媳婦落水那天，我們衛富在家裡呢！而且他也沒有妳兒媳婦說的什麼補紅布的破鞋，我還怕她告？」

那日被江語棠嚇唬回家，他們夫婦倆就把衛富叫出來問了，原來衛富成天聽父母說二房的壞話，耳濡目染之下就覺得二房都不是好人。那日他見到江語棠匆匆的往村口跑，因為衛澈成親那日，揭蓋頭時他湊熱鬧去看了，知道江語棠是二房新媳婦兒，於是壞心眼一上來，他就衝過去將人推到河裡。

待江語棠溺了水載浮載沉，他才發現自己禍闖大了，嚇得轉頭就跑。不過衛富保證他推人時沒有旁人看到，所以大房夫婦認為這事死無對證，連忙將衛富那雙補了紅布的鞋處理掉。昨日聽到二房獵到了麂子又有了進項，便厚著臉皮毫無顧忌地再次來討好處了。

聽到大房竟說出如此無恥的話，衛母也是服了。雖說她就是不拿好處出來，大房的人總不能強搶，但他們一直不依不饒的站在這裡，家裡的事全不用做了，也是很令人困擾。

要知道現在可是二房所有人全力趕工做飾品的時機，和大房糾纏的時時刻刻，都是浪費時間啊！

就在衛母掙扎著要不要拿個幾兩打發衛如松夫妻時，江語棠又默默地由屋內飄出。她似乎沒睡飽，一臉的面無表情，鬆鬆的垂髻讓她看起來有些慵懶，卻又別有風情。

但她這麼懶洋洋的一站出來，卻震懾住了衛如松夫婦，後者不知為什麼本能的心虛起來。

「吵什麼呢？你們怎麼又來了？」

江語棠只是沒好氣地問了這麼一句，衛母就劈里啪啦的將大房兩人如何看到了自家獵了麂子，就無恥前來討要好處的事全說了。當然，她更沒忘了暗示自家兒媳

婦，那大房可能已經將衛富推她下水時，她看到的那雙鞋子處理掉了，所以要用和上回一樣的理由，可是再嚇不走他們。

「是這樣嗎？」江語棠彷彿不當這是多大一回事，淡然地望著大房夫婦。「你們來討賣麩子的錢，是要給爺爺用的？」

「那是當然。」衛如松說得理所當然，他哪次不是拿衛老太爺當藉口，雖然時靈時不靈，不過還是靈的時候多。

「然後如果我們不給，你們又要用爺爺的名義，告我夫君不孝？」她說得很是無奈。

「如果你們乖乖拿銀子出來，自然就不告了。」衛如松笑了起來，已不想掩飾自己的貪心，因為他看出江語棠的不耐。這女人可是個有錢的，說不定嫌煩了，從指縫裡漏一些出來，也足夠他們揮霍好一陣子了。

詎料，江語棠根本不按他的劇本走，反而語出驚人地說道：「我才嫁來沒多久，就聽了幾次爺爺要告我夫君不孝，我聽得都煩了。這樣好了，既然爺爺認為夫君沒盡到孝道，那就將他接到二房來讓我們養，這樣夫君可以直接盡孝，也省得你們一天到晚上門，弄得兩邊爭吵不休，反正我們不差錢養得起。」

她這番話，不只衛如松夫婦聽呆了，連衛母都怔愣了好一會兒。

一開始衛母是本能的反對，但往深點想，當年死命吵著要將二房分出去的是衛老夫人，可不是衛老太爺，相反的老太爺還阻止過。以前老太爺對於衛澈這個長孫也是很喜歡的，只是近年來因為大房的阻撓，老太爺身體又不好，才沒能再見到衛澈幾回。

如果依江語棠的提議，乾脆將老太爺接來住，倒真可斷了大房老是用老太爺當藉口來討要好處的妄想。反正自家也不反感老太爺，每年給的孝養金，直接轉為奉養老人，並沒有多增加什麼花費。

越想越覺得這真是個好主意，衛母現在對江語棠當真有些欽佩了，這種釜底抽薪的辦法，她怎麼就想不到呢？

於是她二話不說的贊同道：「是啊！既然你們一直嫌我們不孝，那就接爹過來二房，我們還可以找來里正作證，以後也不用你們出一毛錢供養老人！」

如今的衛老太爺可是又老又病，能將他推出去，以後還不用再奉養，按理說大房應該欣然接受。但不知道是基於什麼理由，衛如松夫婦聽到了這個提案，竟是臉色大變，直接就惱羞成怒了。

「哼！想接爹過來，你們作夢呢！爹……爹在家裡過得好好的，可不想和你們一大家子攪和在一起，他嫌煩！」衛如松有些氣弱地道。

衛母手扞在腰上，忍不住便開罵了，「你們不是說爹病重了？病重了不需要看大夫吃藥？這些都是錢吧！還嫌我們一家子煩呢，你家衛富可是比我們都鬧騰多了！讓你們把爹接過來我們養你不要，這不擺明了來訛我們二房嗎？難道爹根本沒有生病？」

衛如松臉色陰晴不定地道：「爹、爹當然生病了！」

江語棠聽到這番對話，亦是疑心大起，說道：「那還不簡單，我們一起到大宅去

看爺爺，就知道他到底有沒有病了！」

「不准去！」衛如松大吼了一聲，反應激動得過度了，居然還有些喘。「爹的病怕吵，你們去吵他，是要害死他嗎？」

一旁的黃氏也顯得很緊張，急急忙忙附和，「就是！大夫說……大夫說爹要靜養，一點聲都吵不得，你們去了大宅，萬一鬧了起來，爹有個三長兩短怎麼辦？所以你們不准去！」

「我們只是去看一眼……」

「不行不行！」衛如松斷然拒絕。「算了，你們不想拿錢出來就算了。總之你們不能回大宅吵爹，聽到了嗎？」

說完，他拉著黃氏匆匆忙忙地走了，腳步快得令人詫異，像後頭有鬼在追似的。江語棠只覺一頭霧水，不由望向了衛母。「娘，他們這是……」

衛母臉色難看地朝著大房離開的方向呸了一聲。「只怕大郎爺爺真的沒生病，被大房用來當成訛錢的藉口，大房怕我們發現呢！」

是這樣嗎？如果這麼簡單，衛如松與黃氏會驚慌成那個樣子？

江語棠思忖片刻，索性向衛母問道：「娘，大宅是往哪裡走？我去看看能不能探出點什麼。」

衛母想這村子也不大，總共就那麼一條大路幾條小路，也不怕她走丟了，便乾脆地點頭。

「妳想去就去，不過大宅都不開門的，怕妳也看不到什麼。」她指著西邊的高坡。

「大宅就在那上頭，妳走大路過了柱子家，在柱子家和里正家之間那條小路彎上去直走就到了。」

有了準確的方位，江語棠便出了門，經過了柱子家後遇到了小路便轉彎，走了一會兒，四周都沒有別的人家，直到她看到小路盡頭那間規模不小的青磚房。

不用靠近，她就知道那一定是衛家大宅。

她深吸口氣，閉上右眼，再定神望去，落入眼中的畫面卻令她嚇得退了兩步，心跳都加速起來。

因為衛家大宅的屋頂，泛著滾滾的黑色光芒，一眼望去恍似群魔亂舞，幾乎要蓋過底色的褐光。

「我的娘啊，只怕爺爺的情況，和妳猜想的正好相反啊……」江語棠一張俏臉忍不住抽搐了兩下，喃喃自語道。

她想，自己應該不用過去看了，這衛家大宅之中，一定有天大的祕密！

忙了整整七天，衛家才將一整張麂皮用完，而江語棠設計的飾品也做出來了七七八八。

衛母的心可大了，這些東西雖然在丹朱鎮上也能賣得出去，不過鎮上的人畢竟財力有限，比不得縣裡的人都有些小錢，而且這樣新奇的款式，就連縣裡也沒有，必然能讓那些人看得上眼。

所以衛母直接捨了鎮上，決定直接到縣裡銷售這些飾品。

恰好明日就是集市，衛母和衛父起了個大早，天都還沒亮，先打包了衛巧做的十幾個餅子，因為衛父這個人食量奇大，但只要讓他吃飽那可比牛還好使。接著拎著兩個大包袱，出門蹭著劉家的牛車便進縣裡了。

一進到縣裡，衛母便去占了她平時賣東西的攤位，和兩旁熟識的攤主打了聲招呼後，便打開了包袱，將裡頭的飾品整齊擺好。

別說來來去去的百姓了，就連附近攤商們都好奇地湊過來看。都是認識的人，衛母也不怕丟，拿了幾個讓他們摸摸看，發現真是麂皮做的，圖案又這麼新奇精巧，個個都是愛不釋手。

衛母也是個有眼力的，見狀便開出了一個至少三十文的價格，按做工的繁複和用料多寡決定往上加多少價錢。要知道一個饅頭也才一文錢，一個漢子挑一天的貨，也就賺個五、六十文，這一個小東西，可等於半天的工錢啊！

聽到這價格如此昂貴，許多人都訕訕地將東西放了回去。衛母也有耐心，相準了街上那些衣著不俗的客人招攬，要不就湊到那些看上去是有錢人家的下人前拚命介紹。

可別說，這策略還真奏了效，在縣裡主簿家的婢女買了兩個要回去給夫人玩賞後，一群觀望的百姓全炸開了。

連主簿家都有的飾品，怎麼也要弄一個在家裡，而且以往也沒見過有人賣這樣新奇漂亮的玩意兒，怕過了這村可沒這個店了。

縣裡最不缺的就是有錢人，家境尚可的，買個一、兩個掛在身上炫耀炫耀，遇上了大戶家的小姐，買個十幾個回家，若自己玩膩了，還能賞給下面的侍女。

所以才剛到午時，衛家忙了好幾天做出來的飾品便全銷售一空，有些想著逛完集市再回頭來買的人，向隅之際也不由悔恨自己幹麼不一開始就買。

衛父和衛母袋裡滿滿的銅錢，也不敢算，就這麼抱著走到回村的路口，等著誰家的牛車騾車要回村的，順帶搭上一回。

恰好今日劉家人帶來縣裡賣的土產也賣得快，所以衛父衛母又能搭上同一輛牛車回村。

待他們回到家裡，太陽都還沒下山，衛巧馬上就端了用井水沁涼的綠豆湯，還是加了糖的，一人盛了一碗。

衛父一個人咕嚕嚕地就喝掉了一碗，馬上又添上第二碗；衛母則是一邊喝綠豆湯一邊問道：「小丫怎麼會做了綠豆湯？像是算準我們這時候會回來似的。」

「可不是算準了嗎？」衛巧笑咪咪地道：「大嫂說咱們家的東西一定好賣，過了中午爹娘就會由縣裡啟程回來了，算算時間不就差不多現在到家嗎？」

「妳們倒是個靈巧的。」衛母瞥了眼衛巧，喜孜孜地說道：「去叫妳的嫂子出來，咱們來算錢了！」

聽到母親這麼說，今日收穫不會小了，衛巧驚喜地一拍手，急急忙忙衝到衛澈的房間去敲門，裡頭的江語棠也午睡起了，整理了下儀容後，便從容不迫地由裡間

出來。

正廳裡，衛母已經將兩個布袋的銅錢全倒在了桌上，堆成一座小山，每個人都看著這座錢山雙眼放光，心頭都不知怎麼火熱了。

衛巧瞪大了眼。「這麼多怎麼算啊？」

「有什麼難的，十個一堆，百個一串，很容易就算完了。」

江語棠輕而易舉地解決了衛巧的難題，她大概是唯一沒被錢迷了眼的人。別說她自己嫁妝就堆了半個房間，就算在現代，她的信用卡還是無限卡呢，對這點錢還真看不上眼。

不過這也符合了這時代江家大小姐該有的作派，所以大伙兒對她的平靜都覺得理所當然，自顧自地喜孜孜的算錢。當然算錢的主力是衛家母女倆，瞧她們興高采烈的恨不得在銅錢裡游泳，江語棠想插手都覺得多餘，而對於算數一竅不通的衛父，就負責將百個銅錢串成一串。

「二十兩又八十七文！」衛母激動了起來。「二十兩啊！這平時要賺上一年多的錢，居然讓我們一天就賺到了！」

衛巧的雙眼也都快變成銅錢的樣子了。「娘，妳說如果哥哥每天打隻麂子回來，我們一個月莫不成能賺個上百兩？」

衛母雖然興奮，卻也沒被沖昏了頭，只是頗為無語地望了自己女兒一眼。「妳以為麂子自家養的這麼好打？」

衛巧吐了吐舌。「那二十兩就夠了。娘，有了這些，今晚總能殺隻雞吧？」

衛母挑了挑眉。「看妳二哥能不能又獵些什麼回來，如果有獵物，咱們還能省隻雞，他現在幹勁可足了。」

也就是說，衛母並不反對吃肉慶功，於是衛巧已經心花怒放地開始在心中盤算晚上要做什麼肉了。或者再去找大嫂請教一番？她上回教的那糖醋味兒簡直是一絕，她做的餅都快不夠配了。

此時衛逢回來了，他的獵物現在可是全家人的期待，只是在門口稍有些動靜，屋裡的衛家人就像箭一般衝了出去，將他團團圍住，讓來不及跟上的江語棠目瞪口呆。

待她出去，就看到衛逢一臉傻眼的被全家人圍著，然後就見他舉起了手，上面是兩頭野兔。

「今兒個就這些了，沒看到有什麼大傢伙。」眾望所歸之下卻讓大家失望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道。

衛母和衛巧一副洩了氣的模樣，衛父倒是好整以暇，還記得指著屋內叫兒子進去喝綠豆湯呢！

不過江語棠已經幫他端出來了，接過她手上綠豆湯的衛逢，對於還有人關心他累不累，當真感動得一塌糊塗，那副熱淚盈眶的模樣又令江語棠一陣好笑。

「獵到了兔子啊？」江語棠看了看那兩隻灰兔子。「兔毛可是好東西，一樣可以做飾品的，戴在女孩子頭上一定可愛！尤其接下來天要冷了，如果我們用兔毛做一些圍巾、帽子還是手套之類的東西，應該也不錯。」

她現在的思路，已經從裝飾品拓展到服飾配件了，想當初在現代她還曾經應邀替慈善走秀，當時從頭到腳的衣服、鞋子、包包、項鍊等配件，甚至是妝容髮型，都是她自己搭配的，獲得了極大的好評，她的審美眼光可是力壓眾多造型師的。所以要設計一些配件出來，還不是手到擒來的事。江語棠立刻向衛母和衛巧形容她想到那些配件的樣子，上頭還可以做什麼變化等等，只不過現在礙於貨源只有衛逢，無法把東西做多。

衛母一聽，光是個兔子毛還能有這麼多花樣，簡直火力全開，立刻拍板道：「沒問題！明兒個衛逢不要上山了，先去村子裡的獵人家裡收皮子，不夠的話，到附近十里八鄉的收，我就不相信沒有！」

橫豎她今兒個賺了二十兩銀子，底氣可足了！

然而此時衛逢卻提出了個關鍵問題。「可是再幾個月到了冬天就沒人上山打獵了，到時候一定收不到皮子怎麼辦？」

這倒真是個困難，雖說冬天衛家也可以就不做了，反正屆時銀子應該也攢了好些，可是做生意哪裡有人嫌銀子少的？尤其這種東西很容易被人模仿，他們賺的也就是個新奇與精巧，一個冬天不做，那仿冒的都滿大街了，他們要等到來春開始賣，誰還會買單？

衛母越想越不對，不由將自己的擔憂這麼一說，所有人果然都沉默了下來，一天賺了二十兩銀子的興奮也消失不見。

唯有江語棠仍是不疾不徐的道：「那也沒什麼難的。首先，大家都知道是我們衛家開始賣新奇的飾品，以後就算有新品推出，那也是我們衛家先開始，幾次之後，就算市面上有類似的東西，但大家都認準了衛家的東西就是比別人新、比別人好，那就沒問題了。

「而要做到這些，我們的商品就要多樣化。比如我們現在的材料只有麂皮和兔毛，等二郎去收皮子之後，又會有更多花樣，就算一樣的圖案，用不一樣的皮子，甚至染上不一樣的顏色，就會有不一樣的感覺。

「甚至是用石頭、金屬、木頭等，什麼不能做成飾品？我們的新花樣源源不絕，不怕人家模仿的。何況會買我們東西的人都有些財力，等我們有了口碑，那些不是買衛家飾品的人，說不定還會被笑話買到假貨呢！」

江語棠的話，很輕易地安撫了衛家眾人，衛母現在對她可是佩服得五體投地，只覺那江老爺不愧是大富翁，怎麼生的女兒也這麼聰明、會做生意，賺錢的路子一波接一波的。

衛家的發達之路，好像在江語棠輕描淡寫的話語之中，快要一步步的走出來了……

每個人都雄心萬丈，恨不得馬上擡起袖子大幹一場。

「可是……」然而此時江語棠突然話鋒一轉，又變得有些不確定，聽得眾人心裡七上八下的。

只不過是一個轉折語，所有人立刻齊刷刷轉過來瞪著她，一臉踩了狗屎的模樣，令江語棠有些無語，只得把話說得委婉一些，「我剛剛那些話說起來容易，做起

來還是有些窒礙難行之處。像那些木石金玉等等的材料，處理起來要比皮子難多了，幾種材料還能互相搭配，搭配起來還得好看，能達到我要求的工匠只怕不多，要去哪裡找呢？」

原來又是這個問題，衛家的人肩膀一鬆，全不以為意地笑了起來，這副情景看在江語棠眼中，只覺似曾相識。

「難道……」江語棠挑了挑眉。

「可不是嗎？」衛巧光看她的眉毛，就知道她想說什麼，咕咕地笑開。「妳要的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，不就是一一」

隨著她的話，衛家人的手又整齊劃一地指向了呆站在一旁的衛父。

「……妳公爹啊！」

而再次成了眾人目標的衛父，依舊笑著抓抓自己的頭，把頭髮都抓亂了，不過問的問題依舊如往常般的傻。

「又有好吃的要給我了？」

就在衛家忙得熱火朝天的時候，很快來到了秋收的時節。

北河子村有大片的農田，所以村子裡大多數人家都忙著收割、脫粒、曬穀等。寥寥幾戶沒動靜的，不是像衛家大宅那樣將田地佃給了別人，就是像衛家二房這樣根本沒有地的。

不過這兩種情況在村子裡都是極少，衛家大房的衛如松是懶，二房的衛如柏是窮，北河子村在這一帶的村子裡算是比較好過的，這時只要進了村，就能依次見到高粱紅、大豆香、麥浪搖曳，田地裡到處是農人揮汗如雨地收割，就連小孩子也幫忙將麥子搬上車，運到村裡的大廣場，翻曬一個上午後，就可以打穀脫粒了。脫粒之後，那些沒下田的婦女們，會將麥桔挑開堆成一個個的麥垛，這便是小孩子最高興的時候，因為那麥垛往往是他們玩捉迷藏的地方。有時候孩子們玩瘋了不小心衝了進去，撞翻了麥垛，就會招來大人的一陣罵，但他們卻樂此不疲。當放了田假的衛澈回來時，看到的就是這麼一派熱鬧景象。

他喜歡秋收，因為這時候的氣氛是歡愉的，大家雖然累，卻都是帶著笑在迎接忙碌了大半年的成果。不過現在村子裡卻有著更吸引他的東西，讓他的腳步更加輕快，恨不得立刻就能到家。

他已經好久好久沒有看到他的小媳婦兒了，不知道願意走出房門的她，在家裡和村裡的生活是否習慣？能不能和大家和平相處？有沒有被娘的大嗓門給嚇著了？或者……她是不是又變回了以往那冷冰冰的模樣，縮回了自己的世界裡？帶著忐忑的心，衛澈進了家門。

殊不知，打從上回做皮革飾品時被衛家大房闖進來，衛家工作的地方改到了後院，因此前院一片靜悄悄，讓衛澈有種不安的感覺。

「娘？巧兒？」他邊喚邊進屋裡，左瞧右看，這時候家裡不該沒有人啊，這情況令他覺得更不對勁。「棠兒？棠兒？」

不管其他人在不在，他相信江語棠總該在的。

這時候衛母突然急匆匆地從後院衝出來，一反平時他休假回來時的噓寒問暖，反而兜頭就一陣罵，只不過，是壓低了聲量的罵。

「你這孩子怎麼嚷個不停，怕人家不知道你回來了？小點聲，你媳婦兒在睡覺呢！」

這時候都快午時了，江語棠還在睡覺？衛澈臉色微變。「娘，棠兒莫不是生病了？」

「人給你顧得好好的呢，哪裡有生病？」衛母啐了一聲。

「那棠兒怎麼還在睡？難道……」衛澈原本只是微變的臉色，已經顯得鐵青。「難道她又開始把自己關在房裡，不出來了……」

「你這孩子想什麼呢？」衛母沒好氣地瞪了他一眼。「你等會兒進房輕點聲，可別毛毛躁躁的吵到我媳婦兒，她早上才剛睡下。」

說完，也不給他任何解釋轉身便走，弄得他一頭霧水，躊躇片刻，才走向了自已的房間。

當初為了不吵到衛澈讀書，他的房間是與主屋分開的，占了後院的東半側，白日光線充足，也因此當衛澈悄聲進了房後，便很清楚地看到自己想念了大半個月的嬌妻，正平躺在床上，連他進門都沒動一下。

他放下書袋，靜靜地走過去，江語棠像是作著美夢，嘴角微微帶笑，在窗子透進的陽光下，她的睫毛纖長根根分明，像最精緻的翎羽，櫻唇吐氣芬芳，臉上肌膚晶瑩剔透，毫無瑕疵。

這是他魂縈夢牽的女人啊！但在那雙眼眸張開之後，會是冷漠或是溫柔，他真的不敢去揣測。

就像在呼應他內心的掙扎，江語棠眼睫動了動，突然睜開了，那迷濛大眼定定地瞧著他。

衛澈幾乎連呼吸都不敢太大聲，等待著她的反應。

江語棠忽地笑了起來，纖手伸了出來，在他俊臉上摸了兩把，口中喃喃說道：「人帥真好啊……」

衛澈被她摸得有些懵了，不過他知道這並不是不好的反應，一顆心漸漸雀躍起來，覺得滿心滿眼都被她占據了，有種充實的美好。

「妳醒了？」

「你回來了？」

兩人幾乎是異口同聲，接著又各自笑了開來。

江語棠可愛地伸了伸懶腰，由床上坐起身來，確認自己已經完全清醒，他是真的回來了，不是在作夢。

她起身走到鏡臺前坐下，拿起篋子交給他，明媚的大眼眨了兩下，不語。

衛澈像是著了魔般接過，本能的就開始替她梳髮。她的頭髮又黑又濃，光滑柔順，就算是剛剛在床上翻了一陣，還是能一梳到底，令他越梳越愛不釋手。

「我剛剛回來，前院一個人都沒有，好不容易遇到了娘，她警告我別吵醒妳，我

還以為妳病了。」他自嘲方才進房前那陣疑神疑鬼，也順便調侃她。「結果妳在房裡躲懶睡覺，害我白擔心了一回。」

他這麼說，江語棠可不依了，隨即轉過身來，「我才沒躲懶，我今天早上才睡的，熬了一夜畫設計圖呢！」

「設計圖？」他聽不懂她在說什麼。

江語棠拉長了身去拿一旁大桌子上的幾張紙，那凹凸有致的身軀在這瞬間一覽無遺，讓衛澈都看直了眼，但隨即她又坐了回來。

在衛澈遺憾的小心思下，她將那幾張紙交給他，一邊解釋道：「這就是設計圖囉！」

上次二郎獵了隻麂子回來，這就是用麂皮做飾品的設計圖，你看像這個可以做扇墜，這個可以做手環，還有這個拼起來的麂皮小盒子，可以收藏耳飾之類的小飾品……」

她滔滔不絕地訴說著自己的創意，衛澈也越聽越心驚，因為其中一個獨特的圖案他似乎看過，是同窗的妹妹送給自家哥哥的腰掛，當時還讓書院裡的人好生羨慕了一陣，聽說所費不貲。

原來是出自她的手？

「……我畫出來後就讓爹去做，娘負責打絡子，小丫縫荷包，二郎負責打獵，做好了好幾天呢！待我們做好後，就讓爹娘拿到集市上賣，專門針對那些富戶，一個最少也要賣三十文，你猜賣了多少錢？」她俏皮地問。

衛澈停下了梳頭的動作，在心裡計算了下麂皮的大小，斬釘截鐵地道：「應在二十兩銀左右。」

「唉呀你真是太厲害了，這都猜得到！」江語棠笑得眉眼彎彎，纖指輕輕在他胸膛一點，她可不知道這麼一個下意識的動作，在他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。

「後來我們覺得這生意可以做大，就讓二郎去收購更多的皮子，也試著開始用金石木頭等等材料做出更多的飾品……」江語棠不知他現在正強忍著擁她入懷的衝動，還兀自說著自家對這門生意的願景。

聽到後來，衛澈除了情潮湧動，更多的是感激。「謝謝妳，棠兒。」他終於忍不住輕輕抱住她。「謝謝妳替家裡多了進項，以後爹娘弟妹不必再為了存我未來趕考的費用而拮据度日。」

他以為她會推開自己，也做好了唐突佳人後被責怪準備，想不到她順勢倒在他懷中，自然得像是時常這麼做似的，曲起纖指開始細數起來。

「我也不過出了張嘴，但你爹才是真的厲害！他做出來的手工藝品，說是鬼斧神工也不為過！還有娘簡直是商業奇才，她身為女子當真可惜，如果給她資金發揮，她搞不好比我娘家的爹還有錢！還有小丫那繡的花啊，唯妙唯肖，讓我都覺得慚愧了；對了，衛逢也是不得了，你說他年紀輕輕，怎麼身手就能那麼好，三天兩頭的打回來各種獵物呢……」

聽她細嫩的嗓音說著自家人是如何的好，嬌嬌柔柔的躺在自己的懷抱裡，衛澈覺得天下最好的享受莫過於此了。

還好還好，她依舊還是她，沒有變回之前冷冰冰的樣子，甚至這次再聚首，他覺

得她已經很適應當他的妻子這個角色，兩人的關係似是前進了一大步。

「妳也很好。」他望著她的目光中，那溫柔幾乎要溢出來。「在我心目中，妳是最好的。」

「可不是。」她得意地抬起頭看他，他怕她掉下去，只能無奈地放開手，倒也沒有毛手毛腳。江語棠悄悄地笑了，挺享受這種小年輕談戀愛的曖昧氣氛。

「幫我梳個髻吧！」她挑眉暗示著他手中的篦子，可是停手很久了。想不到衛澈一張俊臉微苦，討饒道：「我只會梳文士髻，妳不會想梳那個吧？」江語棠咕咕笑了起來，笑得直抱著肚子，覺得他真是可愛極了。「我得慶幸你只會梳文士髻呢！要是你熟練地幫我梳個飛仙髻，我才真要哭了。」

「妳真頑皮。」衛澈自然聽懂了她的暗示，搖頭哭笑不得。「妳以前不是這樣的。」

「我以前是怎樣的？」她刻意回問。

「簡單說一句，就是拒人於千里之外。」他突然表情變得有些緊張。「棠兒……妳不會變回以前那樣吧？」

所以，他喜歡現在的她？江語棠覺得心肝兒都顫抖著，一陣一陣地往上飄。這男人雖不是在告白，但她卻聽出了他的情意，矜持卻濃烈。她並不會去糾結衛澈喜歡江語棠這張臉才與她成親這件事，畢竟她也知道以前的江語棠當真不討喜。而如今的她，有自信將江語棠的美麗綻放出更耀眼的光芒，所以衛澈喜歡現在的她，那是他有眼光。

她收回他手上的篦子，語帶玄機地道：「我只說一次，如無意外的話，現在的江語棠，就是以後永遠的江語棠，這樣你明白了嗎？」

至於所謂的意外，就是她也控制不了的那部分，就如她一縷芳魂為什麼會由遙遠的現代來到古代，這種意外就是無解。真要撞上大運再遇到一次，她也沒辦法。現在她綰髻已經很順手了，她去縣裡逛街那天，可是找了家首飾店惡補了一下，還讓老闆替她介紹了幾種當今流行的髮式。巧手一挽，她替自己梳了個桃心髻，髻後連綿交疊了幾個鬟，再撥一些頭髮由側邊傾洩而下，看上去嬌麗妍美，姿態嫵媚。

簡單的抹了點胭脂後，她與他出了房門。

和家裡人都見了面，瞧每個人都幹勁十足的做著活，他們也幫不上忙，多聊幾句還被嫌煩，小夫妻兩個一起被衛母趕到了外頭去。

無奈的衛澈只好帶著江語棠開始在村裡繞圈子，只是走著走著，才剛過柱子家沒多久，江語棠像是想起什麼，突然在一條小路的交叉口前停了下來，臉色變得有些凝重。

「夫君，我有事要告訴你，你能到衛家大宅去看一下爺爺嗎……」